

48

AT 110 14120 A

毛詩 廿三 魯頌

駟之什 閟宮

商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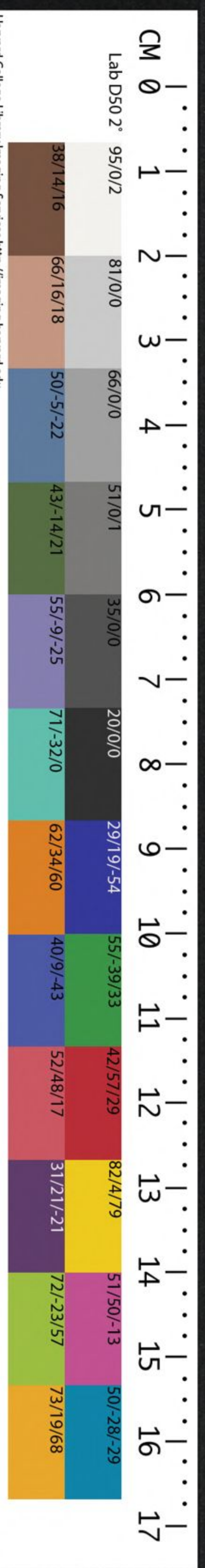
那之什 那 烈祖 玄鳥 長發 殷武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9 1955



十三經註疏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毛詩註疏卷第二十



十之二

毛詩魯頌

漢鄭氏箋



閔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云宇居也

位反音

唐孔穎達疏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印

秘同僖 閔宮八章首章十七句二章十二句三
 音希 疏 章三十八句四章十七句五章六章
 八句七章八章章十句至之字○正義曰作閔宮
 詩者頌美僖公能復周公之宇謂復周公之時土
 地居處也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
 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是
 周公之時土境特大異於其餘諸侯也伯禽之後
 君德漸衰鄰國侵削境狹小至今僖公有德更
 能復之故作詩以頌之也復周公之宇雖辭出於
 經而經之所言止為常許此則揆序篇義與經小

殊其言復周公之宇主以境界為辭但周公所行善事皆是復故非獨土地而已自三章周公之孫以下皆述信公之德作者將美信公追述遠祖上陳姜嫄后稷至於文武大王及成王封建之辭魯公受賜之命言其所以有魯之由與信公之事為首引耳序者以其非頌所主之意故從而畧之

閔宮有恤實實救救

傳

閔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

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禘宮也恤清淨也實實廣大

也救救龍密也

傳

云閔神也姜嫄神所依故廟曰神

宮

○恤九域反說文云靜也一音火季反救莫回反韓詩云間暇無人之貌也嫄音元禘莫回反龍路

東反厲也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

不遲傳

上帝是依依其子孫也

傳

云依依其身也彌

終也赫赫乎顯著姜嫄也其德真正不回邪天用是馮依而降精氣其任之又無災害不圻不副終入道

十月而生子不遲晚

○災字又作灾本亦作菑音同邪似嗟反馮依本又作憑同皮

陵反一本作馮依其身圻

初宅反裂也副字通反

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

傳

先種曰植後

種曰稷

傳云奄猶覆也姜嫄用是而生子后稷天神

多與之福以五穀終覆蓋天下使民知稼穡之道言

其不墜生也后稷生而名棄長大堯登用之使居稷

官長賴其功後雖作司馬天下猶以后稷稱焉

○重直容

反本又作種同音六本又作種音同植徵力反徐
時力反韓詩曰長稼也釋音維韓詩云幼穉也救音
叔大豆也俾必齋反本又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
作卑下皆同長張文反

下土續禹之緒傳緒業也傳云秬黑黍也緒事也堯

時洪水為災民不粒食天神多予后稷以五穀禹平

水土乃教民播種之於是天下大有故云繼禹之事

也美之故申說以明之反也音巨續子管阨閼宮至

毛以為將美唐公上述遠祖周人立姜嫄之廟常閉

而無事欲說姜嫄又先言其廟言在周所閉之宮有

血然清淨其宮之內則實實然而甚廣大其宮之材
則枚枚然而礪之密之此是姜嫄廟也既言其廟遂
說其身赫赫然顯著者其姜姓之女各嫄也此姜嫄
其德貞正不回邪故上帝之天用是之故依其所生

子孫使其在母之時令其母無災殃無患害終入道

之月而生之不遲也是所生者乃是后稷天神又下

與之以百種之福使之有明哲之性曉稼穡之事又

與之黍與之稷先種後熟之重後種先熟之稷先種

之植後種之稷及菽之與麥下此衆穀令稷種之同

有天下諸國使民知稼穡之道民賴后稷之功多又

復申說其事而後稷之有稷有黍有稻有秬有秠以

此衆穀編教下民同有此穀於天下之士以繼大禹

之業言禹平水土稷教種事業可以相繼故言續

禹之緒以美之鄭以閼宮為神宮於魯國有其宮
故先言廟而逆說姜嫄上帝是依謂傳依其身降之
精氣又以奄為覆緒為事為異餘同傳閼閉至龔
密○正義曰莊三十二年左傳稱公見孟任從之閉
謂閉戶拒公故閼為閉也下句言赫赫姜嫄則此述
姜嫄之廟禮生曰母死曰妣姜嫄是周之先母故謂
之先妣說姜嫄之廟而謂之閼宮故知常閉而無事
春官大司樂云舞大護以享先妣則先妣之廟有祭
事矣且立廟所以祭神而云閉而無事者案祭法王

立七廟五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彼文據周為
說其言不及先妣先妣立廟非常而祭之又踈月朔
四時祭所不及比於七廟是閉而無事也周禮定其
用樂明其有祭之時但其祭時節禮無明文或因大
祭而則祭之也傳亦以此司樂之文知姜嫄之廟在
周耳言其在周則謂魯無其廟以周立是非常故魯
不得有也孟仲子曰是謂禘宮蓋以姜嫄所郊禘而
生后稷故名姜嫄之廟為禘宮嫄廟清淨之處故以
恤為清淨實謂宮內所容重言實實故謂宮之廣大
技技者細審之意故云禘密晉語及書傳說天子廟
飾皆云斷其材而禘之加密石焉是禘密之事也又
鄭注禮器云宮室之師士首本大夫達稜諸侯斷而
簠之天子加密石是也。闕神至神宮。正義曰
箋以詩人之作觀事與辭若魯無姜嫄之廟不當先
述闕宮又卒章云新廟奕奕矣斯所作發首言闕宮
於末言新廟則所新之廟新此闕宮首尾相承於理
為順矣斯作之自然在魯不宜獨在周也且立廟而
祭不宜以閉為名釋詁云慈神溢慎也俱訓為慎是

神為神闕與慈字異音因故闕為神也。以其姜嫄
神之所依故廟曰神宮凡廟皆是神宮。以姜嫄之事
說之於下故先言神宮以顯之。帝至子孫。○
正義曰毛氏不信履亦之事不得言。帝至子孫。○
依其子孫正謂依助后稷使無災害也此直依
其子耳兼言孫者以后稷後世克昌皆是天所依祐
并孫言之以協句也。○依後至遲晚。○正義曰箋
以生民之篇說姜嫄居滎而育后稷則是上帝憑
依姜嫄而使之有子故以依為依其身履其母指之
處而心體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已是其依之也以姜
嫄其德貞正不回邪上天用是之故憑依其身而降
之精氣使得懷任后稷也生民言不辨不副無災無
害文在先生如達之下則謂當生之時無災害也此
篇無災害文在彌月不薄之上則是未生之時無災
害也言懷任以至於生其母常無災害故文有先後
災害可兼未生其不辨不副唯謂生時不爾此箋云
其生之又無災害不辨不副災言謂懷任時辨副謂
生時也以其意與彼同故引彼為說家語執轡篇大

乃教民播種之於是天下大有謂大有五穀也禹能
平水土稷能種穀二者俱以利民故謂之繼禹之事
播種之播種種禹所治之地故言禹平水土乃教民播
種為先後之辭耳其實禹稷所為亦同時矣非洪水
大平之後始教之也此經與上事同
後稷之孫實維

夫平之後始教之也此經與上事同
後稷之孫實維

夫平之後始教之也此經與上事同
後稷之孫實維

夫平之後始教之也此經與上事同
後稷之孫實維

夫平之後始教之也此經與上事同
後稷之孫實維

夫平之後始教之也此經與上事同
後稷之孫實維

夫平之後始教之也此經與上事同
後稷之孫實維

夫平之後始教之也此經與上事同
後稷之孫實維

夫平之後始教之也此經與上事同
後稷之孫實維

夫平之後始教之也此經與上事同
後稷之孫實維

夫平之後始教之也此經與上事同
後稷之孫實維

夫平之後始教之也此經與上事同
後稷之孫實維

夫平之後始教之也此經與上事同
後稷之孫實維

夫平之後始教之也此經與上事同
後稷之孫實維

夫平之後始教之也此經與上事同
後稷之孫實維

夫平之後始教之也此經與上事同
後稷之孫實維

夫平之後始教之也此經與上事同
後稷之孫實維

王武王繼大王之事至受命致大平天所以罰殛紂

無貳無虞上帝臨文傳虞誤也云屈殛虞度也文

於商郊牧野其時之民皆樂武王之如是故戒之云

無有二心也無復計度也天視護女至則克勝音屈

貳音二殛紀力反下同度敦商之旅克咸厥功云

敦洽旅衆咸同也武王克殷而治商之臣民使得其

所能同其功於先祖也后稷大王文王文王亦周公之祖

考也伐紂周公又與焉故述之以美大魯回反注同

王徐都門反后稷至厥功毛以為上言后稷之

厚也與音預事此又接說其後言后稷後世之孫

實維是周之大王也此大王自商而來居於岐山之

王武王繼大王之事至受命致大平天所以罰殛紂

無貳無虞上帝臨文傳虞誤也云屈殛虞度也文

於商郊牧野其時之民皆樂武王之如是故戒之云

無有二心也無復計度也天視護女至則克勝音屈

貳音二殛紀力反下同度敦商之旅克咸厥功云

敦洽旅衆咸同也武王克殷而治商之臣民使得其

所能同其功於先祖也后稷大王文王文王亦周公之祖

考也伐紂周公又與焉故述之以美大魯回反注同

王徐都門反后稷至厥功毛以為上言后稷之

厚也與音預事此又接說其後言后稷後世之孫

實維是周之大王也此大王自商而來居於岐山之

自以為苦反勸戒武王云今天下歸周無有貳心無
有疑誤乃由上天之臨視汝矣言民從天助往必克
勝欲使之勉力決戰也武王於是伐而克之乃以禮
法治商之衆民莫不得所能同其功於先祖謂先
欲成王業武王卒能成之是合同其功於先祖唯以
為斷緒為事無貳無虞謂民勸武王無有二心無復
計度上帝今臨視汝為異餘同○**○**斷商○正義曰
斷商○正義曰正義曰正義曰正義曰正義曰正義曰
為斷其意同也大王之居岐陽民咸歸之是有將王
之迹故云是始斷商言有滅商之萌兆也○**○**○
○正義曰大明云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傳云無敢懷
貳心以為民無貳心傳以虞為誤則亦為民之情謂
民無疑誤也王肅云天下歸周無貳心無疑誤上章
臨命汝傳意或然○**○**虞度釋言文釋言又云極誅也然則此極又轉為誅
紂為無道天欲誅之武王奉行天意故云致天之屆
牧誓云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是
致天所罰殺紂於牧野定本集注皆云極紂於牧野

極是殺非也箋以汝者汝武王故以無貳無虞為成
武王之辭太誓說十一年觀兵明孟津之時八百諸侯
皆曰受可伐王曰爾未知天意未可代是其所計度
故今戒之云無有貳心無復計度也致天之誅唯武
王耳此經文武共文以其受命代紂事相接成故也
○**○**敦治至先祖○正義曰旅衆釋詁文武王克紂
治商之衆故以敦為治釋詁云咸皆也皆亦同之義
故以咸為同也同其功於先祖者周自后稷以來世
脩其業大王文王之意皆欲成周之功但時未可耳
今武王誅紂克先祖之意故美其能同其功於先祖
言與先祖同**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
成其功也

宇為周室輔傳王成王也元首宇居也**○**云叔父謂

周公也成王告周公曰叔父我立女首子使為君於
魯謂欲封伯禽也封魯公以為周公後故云大開女

居以為我周家之輔。謂封以方七百里，欲其疆於衆國。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云東，東藩魯國也。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乃策命伯禽使為君於東，加賜之以山川土田及附庸，令專統之。王制曰：各山大川不以封諸侯，附庸則不得專臣也。

○藩方元反，策初華反，令力呈反。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傳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謂僖公也耳耳，然至盛也。傳云：交龍為旂，承祀謂視祭事也。四馬故六轡，春秋猶言四時也。忒，變也。音解

忒他得反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

既多傳。騂，赤犧純也。傳云：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

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

赤牛，純色與天子同也。天亦饗之，宜之多予之福。騂。

息管反，赤色也。騂許宜反，純毛牲。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

而福，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魚，載羹，邊豆，大房，萬

舞，洋洋，孝孫有慶。傳諸侯夏禘則不祔，秋禘則不嘗

唯天子兼之，福衡設牛角以福之也。白牡，周公牲也。

騂剛，魯公牲也。犧，尊有沙飾也。毛魚，豚也。載肉也。羹

一犬羹羹羹也。大房半體之俎也。洋洋衆多也。**傳**云此

皇祖謂伯禽也。載始也。秋將嘗祭於夏則養牲。福衡

其牛角為其觸能人也。秋嘗而言始者。秋物新成尚

之也。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拊以乎堂

後有房然萬舞干舞也。**傳**音福逼也。犧尊鄭素河

許宜反尊名也。將七羊反。魚蒲包反。載則吏反。羹音

庚又音衡。洋音羊。徐音翔。倫羊灼反。拾咸夾反。福音

逼有沙蘇河反。刻鳳凰於尊其羽形婆娑然也。一云

畫也。豚字又作純。徒門反。劍字又作鉏。音刑為其于

偽反。能都禮反。橫古曠。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

彼東方。魯邦是常。采芻不崩。丕辰不騰。三壽作朋。如

岡如陵 **傳** 震動也。騰乘也。壽考也。**傳**云此省慶孝孫

之辭也。俾使臧善保安。帛守也。虧崩皆謂毀壞也。震

騰皆謂僭踰相侵犯也。二壽三鄉也。岡陵取堅固也。

○熾尺志反。**傳**王曰至如陵。○毛以為上既述遠祖

借子念反。**傳**之功以乎天。大魯國此乃說其封建之

由及今。僖公之事言將欲以封魯之時。成王乃告周公

曰。叔父我今欲立汝首子使之為侯於魯國。大開汝

之所居。末為周室藩輔。告周公既訖乃為書以策命

魯公伯禽使之為侯於東方。賜之以境內之山川。使

之專有。又賜之以境內之土田。并小國之附庸。命使

四鄰小國附屬之。言其統於衆國也。至於今日。周公

後世之孫。魯莊公之子。謂僖公也。其車建交龍之旂。

承奉宗廟祭祀。所乘四馬。其六轡耳。然而至盛。春

秋四時。非有解怠所獻所祀。不有或變。因說祭祀之

事。皇皇而美者。為君之天及君祖后。稷獻之以赤與

純色之性天與后稷於是歆饗之於是以為宜下福
與之既已多大矣非徒天與后稷降之多福周公與
君祖伯禽亦其福交信公矣又言祭宗廟得禮故先
祖福之更說祭廟之事將於前秋則為嘗祭此夏而
已福衡其牛言豫養所祭之牛設橫木於角以福之
令其不得觸人也所養者是白色之牡與赤色之
特盛酒之器有犧羽所飾之尊將將然肉之盛美也其
饌則有以火去其毛而魚之豚又有大房之俎鼎俎既
羹釧羹其食器有竹邊木豆又有大房之俎鼎俎既
陳籩豆已列於是不愆祭祀得所孝孫信公於是慶
洋然衆多禮樂不愆祭祀得所孝孫信公於是慶
賜之榮作者喜其德當神明故設辭慶之使汝得福
熾盛而昌大使汝年命長壽而臧善安於彼東方之
國魯邦是其常有其堅固如山不可虧損不可崩落
言其無毀壞之時其安靜如山不可震動不可乘陵
言其無僭踰相犯國之三壽考之卿與作朋友君臣
相親國家堅固使之如陵然言末無散亂也
○鄭唯秋而載嘗為異以載為始言秋而始欲嘗祭

於夏則養牲餘同○傳王成至宇居○正義白洛
說周公攝政七年十有二月歸政成王之事其經云
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告周
公其後注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於周二特牛拾
祭文武於文王廟使逸讀所作冊祝之書告神以周
公其宜為後者謂將封伯禽則是成王即政之元年
正月朔日封伯禽也呼周公為叔父知王是成王也
釋詁云元首始也俱訓為始是元得為首屋宇用以
居人故以宇為居○東東藩至得專臣○正義曰
諸侯為天子蕃屏故云東藩魯國也賜謂與之使為
已有故言加賜之山川及附庸令專統之也魯有而
者是魯國之土田亦既封為魯君自然田為魯有而
山川附庸亦專統也箋以專統土田是諸侯之常而
山川附庸則是非加賜故特言加賜之山川附庸以明
之凡言賜之謂非所當得也故引王之制名山大川不
以封諸侯故山川當言賜也附庸則不得專臣故附
庸亦言賜也王制云名山大澤不以封鄭以經有山

川故改澤為川也彼又說夏殷之禮云子男五十里
 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言附
 諸侯事大國不得專臣也若然魯亦不得專臣而與
 山川土田同言賜者以於法不得有之故言賜耳非
 謂賜之使專臣也何則諸侯之有附庸者以其土田
 猶少未極大國之數故令有附庸使之附屬功德若
 進擬以給之其地方五百里者土田已極無復進期
 不得更有附庸也魯為侯爵以周公之勲受上公之
 地可為五百里耳於法無附庸也明堂位封周公於
 曲阜地方七百里是於五百里之上又復加之附庸
 故注云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
 得七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百里積四十九開方之
 者乃有附庸為司徒注云凡諸侯為牧正帥長及有德
 同備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
 遠則歸焉魯於周法不曰有附庸故言錫之也言地
 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上八言之也附庸二四言得
 兼此四等矣如鄭此言曰正由法不得有故謂之賜

不使魯專臣也論語云顏吏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
 是社稷之臣顏吏魯之附庸謂之社稷之臣者以其
 附屬於魯亦謂魯之社稷其國猶自繼世非專臣也
 以非專臣故季氏將伐若其純臣魯君季氏豈得伐
 取之也言四等附庸者侯九伯七子五男三并之得
 二十四也夏殷之禮不能五十里考為附庸則周法
 附庸不滿百里而云九同七同者聚積其國使得同
 耳非謂一同一附庸也○交龍至忒變○正義曰
 交龍為旂春官司常文承者奉持之義故云承祀謂
 視祭事此龍旂承祀謂視宗廟之祭何則明堂位云
 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韠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
 帝于郊配以后綴天子之禮也彼祀天之旂建日月
 之章明此龍旂是宗廟之祭也異義古詩毛說以此
 龍旂承祀為郊祀者自是舊說之謬非鄭所從故此
 箋直言視祭不言祭天也作者錯舉春秋以明冬夏
 故云春秋猶言四時也釋言云爽忒也孫炎曰忒變
 日釋云是忒為變之義也○皇皇至之福○正義
 曰釋云是忒為變之義也○皇皇至之福○正義

之也地官封人云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福衡注云
 指設於角衡設於鼻如般狀如彼注指衡別兩處設
 之此等申傳言福衡其牛角為其能觸人以福衡為
 一者無文故兩解也白牡周公牲駢剛魯公牲者文
 十三年公羊傳云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牡
 魯公用駢綱羣公不毛何休云白牡殷牲也周公用死
 有王禮媼不敢與文武同也不以夏黑牲者媼改周
 當以夏避媼也魯公諸侯不媼也故從周制是周公
 魯公異牲之意也說文云駢特也白牡謂白特駢綱
 謂赤特也儀尊之字春官司尊彝作獻尊鄭司農云
 獻讀為儀儀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或曰以象
 骨飾尊此傳言儀尊者沙羽飾與司農飾以翡翠意
 同則皆讀為姿傳言沙即姿之字也阮諶禮圖云儀
 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於尊腹之上畫為牛象之形
 王肅云將待盛美也大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
 子尾送文器有儀尊以儀牛為尊然則象尊尊為象
 形也王肅此言以二尊形如牛象而背上負尊尊為象
 儀為義與毛鄭義異未和孰是毛魚豚者地官中封

人祭祀有毛魚之豚故知毛魚是豚彼注云爛去其
 毛而魚之也載謂切肉曲禮注云載切肉是也大羹
 釧羹者以特牲士之祭祀尚有大羹釧羹故以此羹
 兼二羹也特牲注云大羹者煮肉汁不和貴其質也
 釧羹肉汁之有菜和者也大羹謂大古之羹釧羹謂
 盛之器也其大羹則盛之於登以大為名故不舉所
 盛之者唯俎耳故知大房半體之俎明堂位曰俎有虞
 氏以椀夏后氏以斝殷以俎周以房俎注云椀斷木
 為四足而已斝謂中足為橫距之象根謂曲撓之也
 房謂足下附也上下兩間有以於堂房然則房是俎
 也知是半體者周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
 飲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殺烝如彼文大烝全烝謂
 全載牲體殺烝謂體解節折則房烝是半體可知此
 亦云房故知是半體之俎言禘郊乃有全烝宗廟之
 祭唯房烝耳故舉大房而言也昏禮婦饋舅姑特豚
 合升側載注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是俎載
 半胖之事也明堂位稱祀周公作太廟俎用椀斝此

云大房蓋魯公之廟用大房也洋洋與萬舞共文則
是舞者之貌故為衆多魯得以八佾舞周公故美舞
者衆多也○皇祖至干舞○正義曰以周公皇祖
伯禽也此皇祖之文在周公之下故以爲二入上謂
皇祖在後稷之上且與皇皇后帝連文則是配天文
之人故知上文皇祖即后稷也箋以禘祫之事於文
不見不宣以載爲則故易之爲始以秋物新成始可
嘗之故言始嘗也定本集註皆言秋物新成尚之也
言貴尚新物故言始也作嘗字者誤也又解房俎稱
大之意以用玉飾之類物明其器故稱大也知大房
玉飾者以俎豆相類之物明堂位說祀周公之禮云
薦用玉豆既玉飾明俎亦玉飾其制足間有橫其上
下有耐以明堂之文差次爲然耐上有橫似於堂上
有房故謂之房也萬舞干舞宣八年公羊傳文○
震動至壽考○正義曰震動壽考皆釋詁文月令
累牛騰馬騰是相乘之義故爲乘也○此皆至
固○正義曰上言孝孫有慶此則致福之言故爲慶

孝孫之辭下章用兵之後亦有此慶則作者以意
之非假辭也伴使臧善皆釋詁文自保守者安居之
義故保爲安也魯邦是常言其常守魯國故以常爲
守也虧崩以山喻故皆謂毀壞也震騰以川喻故皆
謂潛喻相侵犯也言上下相侵犯猶水之相乘陵也
老者尊稱天下謂父事之者爲三老公卿大夫謂其
家臣之長者稱室老諸侯之國立三卿故知三壽即
三卿也言作朋者謂常得賢人僖公與之爲朋即伐
木傳云國君友其賢臣是也周公重千乘朱英綠滕
陵不動之物故言取其堅固也

二矛重弓傳天國之賦千乘朱英矛飾也滕繩也重
弓重於管中也云二矛重弓備折壞也兵車之法
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乘繩蓋反注千乘同
亮登反重直龍反注同管勅公徒三萬貝冑朱綬烝徒

亮登反重直龍反注同管勅公徒三萬貝冑朱綬烝徒

增增

員胄貝飾也朱綬以朱綬綴之增增衆也

云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

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烝進也。徒進行增增然。

反。烝息。庶反。說文云。綬也。沈又蒼林反。又音。戎狄是

鷹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

傳。鷹當承止也。云。懲。艾

也。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荆及群舒。

天下無敢禦也。

台背壽胥與試。云。此。慶。僖。公。勇。於。用。兵。討。有。罪。也。

不衰倦

台背他來

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

千歲眉壽無有害

云。此。又。慶。僖。公。勇。於。用。兵。討。有

罪也。中時魯微弱為鄰國所侵削。今乃復其故。故喜

一而重慶之。俾爾猶使女也。眉壽秀眉亦壽徵。

張仲反重

疏。公。車。至。有。害。○。正。義。曰。上。既。美。其。祭。祀。

直用反。鬼神此又美其用兵征伐公之兵車有

千乘矣。車上皆有三。人右。人所持者朱色之。英左。人

所持者綠色之。繩此朱英綠繩者。是二。矛重弓也。言

束之。又公之徒衆有三萬人矣。以貝飾胄。其甲以朱

繩綴之。進行之時。增然衆多。車徒既多。甲兵又備

者。於是以此懲創之軍之。所征往無不克。則無有於

我。僖公敢禦止之者。由其無敵於天下。故得民庶安

寧土境復故作者喜其討罪設辭慶之使汝昌大而
 熾盛使汝長壽而富足髮有黃色之髮背有台文之
 肯得有如此長壽相與講試氣力奇其老而不衰也
 以其用兵之善又重慶之使汝得福則昌而且大使
 汝年壽則耆而又艾使得萬有千歲為秀眉之壽無
 有患害以魯襄而復興故喜而重慶之也。○
 至魯中。正義曰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
 百里革車千乘今復其故也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
 車一乘計魯方七百里為車多矣而云千乘者坊記
 云制國不過千乘然則地雖廣大以千乘為限故云
 大國之賦千乘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
 十二人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則是六軍矣與下公
 徒三萬數不合者二者事不同也禮天子六軍出自
 六鄉萬二千五百家為鄉萬二千五百為軍地官小
 司徒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鄉為一
 軍此則出軍之常也天子六軍既出六鄉則諸侯三
 軍出則出三鄉下云公徒三萬自謂計地出非此千
 乘之衆也此云公車千乘自謂計地出非彼三

之事也二者不同故數不相合所以必有二法者
 王治國安不忘危故令所在皆有出軍之制若從王
 伯之命則侯國之大小出三軍二軍若其前敵不服
 用兵未已則盡其境內皆使從軍故復有此計地出
 軍之法俱鄉之出軍是正故家出一人計地所出則
 非常故成出一車以其非常故優之也清人云二予
 重英故知朱英予飾蓋絲纏而朱染之以為予之英
 飾也小戎云竹閉繩繩者滕傳曰繩繩約謂內弓於閉
 以繩束之此云滕繩者滕亦為約之以繩非訓滕為
 繩但傳詳被而畧此耳重弓為內弓於魯魯中有二
 弓小戎云交韞二弓是其事也。○
 正義曰弓予所用執而已解其有二。○
 云備折壞也考工記云魯予常有四尺夷予三尋則
 予法自有二等此云二予知非二等之予者以重弓
 是一弓而重之故知二予亦一予而有一俱是備折
 壞也予有二等此當是魯予何則考工記又云攻國
 之兵用短守國之兵用長此美其當戎狄懲荆舒則
 是往伐之明是魯予而有二也此朱英綠滕與二予

重弓兩句自相克配朱英是二矛飾之以朱染綠藤
是重弓束之以綠繩耳又解車乘之下即說弓矛之英飾二弓
共束之以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以御宣十二年左
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
聞致師者左射以故樂伯在左而云左射是左人持
弓也成十六年晉侯與楚戰于郟陵左傳稱樂伯為
右使人告楚令尹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鉞御持矛焉
哀二年鐵之戰左傳稱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
壽云蒯瞶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是右人持矛也其誓
云左不攻于左汝不共命既云左右不攻于右汝不共命御
非其馬之正汝不共命既云左右不攻于右汝不共命御
中央也○貝冑至增增衆○正義曰貝者水蟲甲
有文章也○貝冑至增增衆○正義曰貝者水蟲甲
說文云綬綬也然則朱綬直謂赤綬耳文在冑下則
是申之所用故云以朱綬綴之謂以朱綬連綴甲也
增增衆○正義曰萬二千五百直言三萬耳如此箋以為信公當時實
作增誤也○萬二千五百直言三萬耳如此箋以為信公當時實

百人為軍大國三軍皆夏官序文也舉成數者謂
其七千五百直言三萬耳如此箋以為信公當時實
有三軍矣答臨頌云魯頌公徒言三萬是三軍之大
數又以此為三軍者以周公受七百里之封明知當
時從上公之制備三軍之數此叙云復周公之宇故
此箋以三萬為三軍言其復古制也又以凡舉大數
皆舉所近者若是三萬七千五百文數可為四萬此
頌美信公宜多大其事不應減退其數以為三萬故
答臨頌謂此為二軍以其不安故兩解之也今以春
秋檢之則信公無三軍襄十一年經書作三軍明已
前無三軍也昭五年又書舍中軍若信公有三軍則
作之當書也自文至襄復城為二則舍亦當書也春
秋之例以軍賦事重作舍皆書於信公之世無作舍
之文使知當時無三軍也鄭以周公伯禽之世合有
三軍信公能復周公之宇遵伯禽之法故以三軍解
之其實於時唯二軍耳烝進釋詁文步行曰徒故以
為行也上句既云公徒則知此言烝徒謂進行之時
且與增增共文明是行時衆多也○

詩流三

二

三

正義曰膺當釋詁文承者當待之義不敢當待即是不敢禦止故以承為止也。○懲艾至禦之。○正義曰懲艾皆劓故為艾也。僖公之時齊桓為霸故知與齊桓公舉義兵也。僖公之世用兵於戎狄荆舒者唯楚楚一名荆羣舒又是楚之與國故連言荆舒其伐戎狄則無文唯十年經書齊侯許男伐北戎其時蓋魯使人助之師賤兵少故不書或別有伐時經傳脫漏如伐淮夷之類。○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

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傳。詹至也。

龜山也蒙山也荒有也。○云奄覆荒奄也大東極東

海邦近海之國也來同為同盟也率從相率從於中

國也魯侯謂僖公。○大音泰本又作泰下注大室附

近之。○傳。泰山至之功。○毛以為既美征伐遠夷又美

至也魯境又同有龜山蒙山遂包有極東之地至於

近海之國淮夷舊不服者亦來與之同盟凡此東方

之國莫不相率而從中國是魯侯僖公之功也。○鄭

以奄為覆覆有龜蒙之山遂奄有極東之地餘同。○

齊人來歸鄆。○正義曰魯之田謂龜山之北也。論語說

頡頏云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謂龜山之北也。論語說

之。○傳。境內有此二山故知龜蒙是龜山也。龜蒙今

在魯地故言奄有泰山則在齊魯之界故言所詹見

其不全屬魯也。禮祭法諸侯之祭山川在其地則祭

之。○傳。其地則不祭春秋僖三十一。○年不郊。○楚

昭王曰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言境內所不及則

不祭也。魯則徐州地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以昭王

之言魯之境界亦不及河則所望者海也。○在淮也

是之謂三望。○又王制云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

者注云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是由魯竟至於
泰山故得望而祭之禮器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
先有事於配林齊人亦祭泰山是齊竟亦及之矣由
其泰山廣長故二國皆以為望也荒訓為奄此云荒
有者亦謂奄有之也○奄覆至中國○正義曰釋
言云弁蓋也孫炎曰弁覆蓋亦覆之義故以奄為覆
荒奄釋言文大者廣遠之言以大東為極東地之最
東言其極盡地之東偏春秋之世諸侯同盟以東為極
東言其極盡地之東偏春秋之世諸侯同盟以東為極
於盟會唯知苦膝祀而已其餘小國及淮夷同盟不
媿故明此蓋盟會者不列之耳言莫不率從有從魯之
信非盟主不得為從魯也○保有鳥繹遂荒徐宅至
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
侯是若傳鳥山也繹山宅居也淮夷蠻貊而夷行

也南夷荆楚也若順也○云諾應辭也是若者是傳

公所謂順也

○鳥音符山名也繹音亦一音夕字又作貉武伯反行

下孟反應

保至是若○正義曰此文美僖公境

應對之應○界廣遠威德所及言安有鳥山繹山遂

有是徐方之居至于近海之國淮夷為蠻貊之行者

及彼南方之夷謂荆楚之國莫不相率而從於中國

若王伯有命則莫敢不應○正義曰禹貢徐州

於是順服也○鳥山至若順○正義曰禹貢徐州

嶧陽孤桐謂嶧山之陽有桐木也鳥繹連文與龜蒙
相類故知是鳥山嶧山也宅居釋言文言淮夷蠻貊
如夷行者以蠻貊之文在淮夷之下媿蠻貊亦服故
辯之以僖公之從齊桓唯能服淮夷耳非能服南夷
之蠻東夷之類故即淮夷蠻貊謂淮夷如蠻貊之行
僖四年從齊桓伐楚而服之故言南夷謂荆楚鄭志
答趙商云楚交中國而近南夷末世夷行故謂之夷
也若順釋言文定本集註若順之上○有諾順兩字○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字傳常

許魯南鄙西鄙云純大也受福曰嘏許許田也魯

朝宿之邑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春秋魯莊公三十

一年築臺于薛是與周公有常邑許許田未聞也六

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薛字又作薛息列反與

餘音音曾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

受祉黃髮兒齒云燕燕飲也令善也僖公燕飲於

內寢則善其妻壽其母謂為之祝慶也與羣臣燕則

欲與之相宜亦祝慶也是有猶常有也兒齒亦壽徵

○兒五兮反齒落更生細者也字書作齧天錫

音同一音如字為于偽反祝之又反下同兒齒

毛以爲既言僖公威德被及廣遠又言天與之福復

其故居天乃與公大大之福使有秀眉之壽而保其

魯國又僖居其常邑與許邑復周公之故居也魯侯

僖公燕飲而皆喜燕於內寢則善其妻壽其母謂為

之祝慶使妻善而母壽也其燕於外寢則宜其大夫

與眾士亦謂為之祝慶使與之相宜也其魯之邦國

七百百里之封僖公於是常保有之既多受其福又有

黃髮兒齒由僖公每事得所故慶之使享其永年○
鄭唯以嘏為福為異餘同○常許至西鄙○正義
曰春秋言我東鄙西鄙者皆謂伐其邊邑故月令
注云鄙界上之邑此美其復故之字當舉邊邑言之
故知常許皆鄙邑也言常許魯南鄙西鄙則常許
南鄙許為西鄙或當有所依據不知出何書也○
純大至於薛○正義曰純大釋詁文禮特牲少牢尸
致福於主人皆謂之嘏是受福曰嘏傳以常許為魯
之鄙邑書傳無文故箋易之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

也諸侯有大德受采邑於京師為將朝而宿焉謂之朝宿之邑魯以周公之故成王賜之許田春秋之時魯不朝周邑無所用而許田近於鄭國鄭有枋田地勢之便而與鄭易之桓元年鄭伯以壁假許田公羊傳曰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此魯朝宿之邑曷為謂之許田諱取周田繫之許近許也如此則魯之有許見於經傳明此常與許即是彼之許邑彼以近許繫許則非魯之鄙邑故箋言此以易傳也桓公以近許與鄭僖公又得居之故美其能復周公之宇也春秋於僖公之世不書得許田蓋經傳闕漏故無其事也既以許為朝宿而常邑無文故推本其事言常字詩本或有作嘗字者常邑在薛之旁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薛是與築臺于薛春秋經文是與者其是此嘗邑與嘗在薛傍魯有薛邑故言是與為疑之辭周公之有許邑事見春秋嘗則無文故云周公嘗邑許田未聞也鄭云嘗邑在薛之傍亦無明文故又自言其盜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以其居薛邑而號孟嘗君則嘗在薛傍共為一地也六國者

韓魏燕趙齊楚在春秋之後俱稱王號為六國嘗君者姓田名文父曰靜郭君田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宣王卒嬰相齊湣王湣王三年封田嬰嬰卒文代立於薛是為孟嘗君史記有其傳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樹是度是尋是尺傳徂來山

也新甫山也八天曰尋斷音短度特洛反松栢有鳥路寢孔

碩新廟奕奕奕斯斯作傳楠棟也鳥大貌路寢正寢

也新廟閔公廟也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

云孔甚碩大也奕奕姣美也脩舊曰新新者姜嫄廟

也僖公承衰亂之政脩周公伯禽之教故治正寢上

新姜嫄之廟姜嫄之廟廟之先也奚斯作者教護屬

功課章程也。至文公之時，大室屋壞。○楠音角，方曰楠。鳥音昔，徐又

音託，奕音亦，壞音色，追音奴。古卯反，屬音燭。孔曼且碩，萬民是若。○曼音萬，○碩音徠。徠，反。

云曼脩也，廣也，且然也。國人謂之順也。○音萬，○音徠。

至是若○毛以為禧公威德遠及國內，咸宜乃命彼

賢臣脩造寢廟，取彼徠山上之松，新甫山上之栢。

於是斬斷之，於是量度之，其度之也，於是用八尺之

尋，於是用十寸之尺，既量其材，乃用松為楠，有焉然

而大作為君之正寢，其寬大又新作閔公之廟，奕奕

然，廣大作為寢，則人安作廟，則神悅，人神安悅，君德備

矣。此廟是誰為之？乃是奚斯所作，美其作之，得所故

舉名言之矣。斯監護而已，其作用民之力，故又美民

之勸事言廟甚長，廣而且大，用功雖多，萬民於是謂

之順，民既以之為順，明其不憚劬勞，故言之以頌信

公也。○鄭唯以新廟為姜嫄之廟，為異餘同。○頌信

棟至是廟。○正義曰：楠之與棟，是棟之別名。莊二十

年，刻桓宮楠，謂刻其椽也。寫是楠狀，故為大棟。王

肅云：言無刻飾，文章徒見於松楠，疆大至牢固，義或

然，路寢正寢，公羊穀梁傳並云：然定本集注云：路正

也。釋詁云：路大也。以君之正寢，故以大言之。言新廟

音萬

音徠

頌信

棟

首章言闕宮卒章言新廟，明是脩彼闕宮使之新，故

易傳以為所新者姜嫄之廟也作寢廟所以為美者
以僖公承衰亂之後寢廟廢壞能脩周公伯禽之教
故治其正寢上新姜嫄之廟由其脩治廢壞故可美
也又言姜嫄之廟廟之先者欲見姜嫄之廟既新之
則餘廟毀壞亦脩之然則舉其治正寢則餘寢亦治
之矣又解奚斯所作之意正謂為之主帥主帥教令
工匠而為之也中侯握河紀說帝堯受河圖之禮云
辯護注云辯護供時用相禮儀是監典謂之護也昭
三十二年左傳說城成周之事云屬役賦文謂付屬
作者以功役也漢書稱高祖使張倉定章程謂定百
工用材多少之量及制度之程品是屬課章程之事
也引文十三年太室屋壞者與譜同以壞者譏其不
恭則條者事為可善反明詩人稱新作寢廟以美僖
公之意也○曼脩至之順○正義曰定本集註
箋曼脩也廣也且然也國人謂之順與俗本不同

閼宮八章一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

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駟四篇二十三章二百四十二句

卷第二十三
 卷第二十四
 卷第二十五
 卷第二十六
 卷第二十七
 卷第二十八
 卷第二十九
 卷第三十
 卷第三十一
 卷第三十二
 卷第三十三
 卷第三十四
 卷第三十五
 卷第三十六
 卷第三十七
 卷第三十八
 卷第三十九
 卷第四十
 卷第四十一
 卷第四十二
 卷第四十三
 卷第四十四
 卷第四十五
 卷第四十六
 卷第四十七
 卷第四十八
 卷第四十九
 卷第五十

毛詩註疏卷第二十一 二十七之三

毛詩商頌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那之什 詁訓傳第三十

商頌譜

商者契所封之地有城氏之女名簡狄者吞
 卵而生契堯之末年舜舉為司徒有五教

之功乃賜姓而封之。正義曰殷本紀云契母曰簡
 狄有城氏之女也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鳥墮其

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
 舜乃封於商又中候亦有其事文十八年左傳云高

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
 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

外成又尚書堯典云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
 在寬由此言之敷五教者是契之所為舉八元使布

五教者正謂舉契使布之也故云堯之末年舜舉為
司徒有五教之功也乃賜姓曰嗟朕無德欽奉丕圖賜示
侯嚳河紐云堯曰嗟朕無德欽奉丕圖賜示二子
斯封嚳為皐陶姓號注云斯此封三臣賜姓者契子
為子嚳為皐陶姓號注云斯此封三臣賜姓者契子
以嚳命賜契子氏知有湯是堯賜之姓而封之商也
本紀命賜契子氏知有湯是堯賜之姓而封之商也
小國舜之末年益其土地為大國是舜亦封之於商為
之舜也商者成湯一代之所封以商為代號也服虔王肅
則不然襄九年左傳曰關伯居商立相土因之服虔
云商立地名相土契之孫因之者代關伯土居之後居商
立湯以為號又書序王肅注云契孫相土居商立故
湯因以為國號而鄭玄以為由契封商者契之封商
見於書傳史記中候其文甚明經典之商者契之封商
謂之商未有稱商為商立者又相土居商立以後不恒
厥邑相土之於殷室雖是也公俊者誓之於周則公

劉之儔耳既非湯功所起又非王迹所因何當取其
所居以為代號也商之有契猶周之有稷成湯雖以商
為代號文王不以商為代號易成湯以商受命故當以商為
而國號不攻商名未易成湯以商受命故當以商為
號周即處郟處國名變易大王來周居地其國始
名曰周文王以周受命當以周為號而禮記郊特牲
若然湯在亳也受命不以亳為代號而禮記郊特牲
云亳社北墉襄三十年左傳云亳為代號而禮記郊特牲
亡國之社也謂之亳社者禮存亡國之社以爲戒焉
實湯所居地故指地而言以殷存亡國之社以爲戒焉
居欲使諸侯觀之思自保固故不舉代號而指亳社
也亳是湯之所居耳及紂滅之時則在朝歌而非復亳社
地也成湯之初以商為號及紂滅之時則在朝歌而非復亳社
為殷故書序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注云商家改號
曰殷也雖或稱殷受命成宜殷武云亳殷注云商家改號
編設也或稱殷受命成宜殷武云亳殷注云商家改號
旅蕩也客汝殷商皆取前二號而後大明云是殷商之
全改也。世有官守十四世至湯則受命代之夏桀定

為裕高宗崩而始裕祭於契之朝歌是詩焉是崩後
 可知也殷武云祀高宗則亦在崩後矣長發述其生
 是崩後則知長發之武述其征伐荆楚備治室皆存
 之日禘祭先王之數武述其征伐荆楚備治室皆存
 崩後追述之也。商德之壞武王伐紂乃以陶唐氏
 火正闕伯之墟封紂兄微子啓為宋公代武庚為商
 後。正義曰商德之壞謂紂時也樂記說武王伐紂
 既下車而投殷之後於宋是伐紂即紂封微子昭元
 左傳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關伯季曰實沈居
 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相征討后帝不減遷闕
 于商立主辰商人尋干戈相征討后帝不減遷闕伯
 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
 士因之故商主大火以此言之是宋居闕伯故地故
 漢書地理志云周封微子於宋今之雒陽是也本陶
 唐氏火正闕伯之墟鄭取其言以為說也書傳云武
 王殺紂繼公子祿父史記衛世家云武王已克殷紂
 復以紂餘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以奉其先祀是武王
 初殺紂以武庚為商後也至周公攝政武庚叛而誅

之乃命微子代武庚為商後書序云成王既黜紂
 殺武庚命微子代武庚為商後書序云成王既黜紂
 下即連言紂微子於宋代武庚為商後者以紂於
 宋竟為商後以宋是武王所封也故終言之。其封
 或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諸之野。正義曰
 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諸之野。正義曰
 志云孟渚澤在梁國睢陽東北是孟渚在豫州地理
 志云宋地今之梁國睢陽東北是孟渚在豫州地理
 須昌壽張皆宋之分也據時職之是宋之封域東至
 濱西至孟渚也。自從政棄散亡商之禮樂七世至
 戴公時當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蹟十二篇
 於周太師以那為首歸以祀其先王。正義曰微子
 為商之後得行殷之禮樂明時商須皆在宋矣於後
 不具明是政衰而失之禮樂明時商須皆在宋矣於後
 禮樂寔寔是政衰而失之禮樂明時商須皆在宋矣於後
 啓卒弟仲紂立卒子未公稽立卒子惠公申立卒子
 潛公共立卒弟紂立卒子未公稽立卒子惠公申立卒子
 立是為厲公卒子釐公舉立卒子惠公申立卒子哀

公立卒子戴公立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除二及餘
八君是微子之位後七世至戴公也世家又云惠公四
年周宣王即位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為犬戎所殺
考較其年宣王以戴公十八年崩是戴公當宣王時
也正考父考較商昭云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
為首魯語文也韋昭云名頌頌之美者然則言校者
宋之禮樂雖則亡此頌皆有此詩之本考父恐其仲
故就大師校之也王也。孔子錄詩之而作故知校之
既正歸以記其先三頌著為後王之義監三代之
而巳乃列之以備。正義曰今詩是孔子所定商頌
功法莫大於是矣。子錄詩之時已亡其七篇唯得此
止有五篇明是孔子。頌而巳孔子既錄魯頌同之二
章既以泯棄唯存。頌列之以備三頌著為後王之義
使後人監視三代。頌之法其法莫大於是言聖人之
有深意也。問者。白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
乎曰有焉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述

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也。正義曰。述
之陳詩者以觀民之好惡示有刺責則貶黜之。今不
陳其詩示無貶黜客之義亦既示無貶黜不陳惡詩
雖有其美者亦不得復採故所以無宋詩也。示無貶
黜者示法而已其有大罪亦當如魯譜所云侯伯監
之行人書之不得全無貶黜故春秋之時杞為伯爵
是其為時王所黜也。又問曰周太師何由得商頌
曰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正義曰以周用六代之
樂樂章固當有之故得有商頌也。然則自夏以上周
人亦存其樂而得無其詩者或本自不作或有而滅
亡故也。此商頌五篇自是商世之書由宋而後得有
故鄭為譜因商而又序宋也。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

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為首。云

禮樂廢壞者君怠慢於為政不脩祭祀朝聘養賢

行禮有司不復脩習故忘其禮之儀制由君不復
用樂樂師不復脩習故失其聲之曲折由是禮樂
其考南枝之太師歸以祀其先王則非頌重燕
不是可棄者也而子夏作序已無七篇明是孔子
之謂已亡滅也世本云宋濬公生弗南何弗南何
生宋父宋父而正考甫其子木金父降為士木金
馬生和父和父而防叔為華氏所傷奔魯為防大
父生和父和父而防叔為華氏所傷奔魯為防大
失仲尼則正考甫是孔子七世之祖故云孔子
生也其祖弗父何以有宋濬公而濬萬公昭七年
文也濬公之適前當有宋國而讓與弟厲公也宋
宋言濬公之適前當有宋國而讓與弟厲公也宋
世家濬厲公殺濬父卒當立而湯公篡之蓋厲公既
何是濬公將立弗父何也
而何讓與厲公也

猗與那與置我鞀鼓**傳**猗歎辭那多也鞀鼓樂之所處

也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云置讀曰植

植鞀鼓者為楹貫而樹之美湯受命伐桀定天下而

作護樂故歎之多其改夏之制乃始植我殷家之樂

鞀與鼓也鞀雖不植貫而搖之亦植之類猗於宜

下同置毛如字設人置鼓鄭作植字時職反又音值

音挑小鼓也夏戶雅反注同縣音玄下同楹音盈

故也貫古亂反漢戶雅反注同縣音玄下同楹音盈

緩我思成**傳**衍樂也烈祖湯有功烈之祖也假大也

樂云奏鼓奏堂下之樂也烈祖湯也湯孫太甲也假

升綏安也。以金奏堂下諸縣其聲和大簡簡然以樂
我功烈之祖成湯湯孫太甲又奏升堂之樂弦歌之
乃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也禮記曰齊之
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
嘗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儉然必有
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
聽愀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之謂思成也。衍苦
毛古雅反鄭作格升也樂音各下以樂我同齊側皆
反本亦作齊下同嘗市志反為于偽反儉音儉儉苦
代靴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傳嘒嘒

然和也平正平也依倚也磬聲之清者也以象萬物
之成周尚臭殷尚聲。云磬玉磬也堂下諸縣與諸
管聲皆和平不相奪倫又與玉磬之聲相依亦謂和
平也王磬尊故異言之。嘒呼惠反倚於絢反。於赫
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數萬舞有奕傳。於赫湯孫盛
矣湯為人子孫也大鍾曰庸數數然盛也奕奕然閑
也。云穆穆美也於盛矣湯孫呼太甲也此樂之美

其聲鍾鼓則數數然有次序其于舞又閑習。於音
肅如字依字作鋪大鍾也數數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
奕釋並音亦釋字又作懌同

古在昔是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傳夷說也先

王稱之曰在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有作有所作也

恪敬也祭云嘉客謂二王後及諸侯來助祭者我客

之來助祭者亦不說擇乎言說擇也乃大古而有此

助祭之禮非專於今也其禮儀温温然恭敬執事薦

饌則又敬也恪苦各反說音悅下同夔燧顧予烝

嘗湯孫之將云顧猶念也將猶扶助也嘉客念我

殷家有時祭之事而來者乃太甲之扶助也序助者

之來意也丞一丞之疏湯崩後祀於其廟詩人美湯功

業述而歎之曰倚海湯之功亦甚多而能制作濩樂

植立我殷家靴與鼓也既立一代之樂用之以祭其

先祭之時廟中奏此靴鼓其聲簡簡然而和也大也

樂我有功烈之相湯之上祖有功烈者謂契冥相土

之屬也既以樂祭祖而德當神明故更述湯功美其

奏樂言湯之能為人子孫也奏此大樂以祭鬼神故

得降福安我所思而得成也思之所成者正謂萬福

來宜也天下和平也又述祭時之樂其靴鼓之聲淵淵

而和也雪雪然而清烈者是其管籥之聲諸樂之音

既以和諧且復齊平不相奪倫又依倚我王磬之聲

與之和合以其樂音和謂更復歡美成湯於乎赫然

之意者乃湯之為人子孫也穆穆然而美者其樂

之音聲大鍾之鋪與所植之鼓有數然而盛執其干

戈為萬舞者有奕然而閑習言其用樂之得宜也於

此之時有王者之後及諸侯來助湯祭我有嘉善之

賓客矣其助祭也豈亦不夷悅而釋樂乎言其夷悅

而釋樂也此助祭之法乃從上古在於昔代先王之

民有作此助祭之禮非專於今故此嘉客依禮來助

祭其儀温温然而恭敬早朝嚮夕在於賓位其執事
薦饌則有恭敬此嘉賓所以來願念我此丞嘗之時
祭者正以湯為人之子孫亦有願大之德所致也以
湯能制作禮樂善為子孫嘉賓助祭鬼神降福故陳
其功德以歌頌之也。鄭以奏鼓以下皆述湯孫祭
湯之事烈祖正謂成湯是殷家有功烈之祖也湯孫
奏假謂大甲委升堂之樂按我思成謂神明來恪安
我所思得成也於赫湯孫美大甲之盛願予丞嘗謂
嘉客念太甲之祭湯孫之將言來為扶助太甲唯此
為異其文義畧同。傳。荷。數。至。縣。鼓。○。正。義。曰。齊。風。
荷。差。共。文。是。荷。為。美。謂。美。而。數。之。也。那。多。釋。詰。文。靴。
鼓。樂。之。所。成。者。禮。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
和。是。樂。之。所。成。在。於。鼓。也。靴。則。鼓。之。小。者。故。連。言。之。
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沉。將。之。賜。伯。子。男。樂。則。
以。靴。將。之。注。云。祝。靴。皆。所。以。節。樂。是。樂。成。亦。由。靴。也。
夏。后。氏。祝。鼓。以。下。皆。明。堂。位。文。所。異。者。唯。彼。置。作。楹。
傳。依。此。經。而。改。之。矣。○。置。讀。至。之。類。○。正。義。曰。金。
騰。云。植。壁。秉。圭。注。云。植。古。置。字。然。則。古。者。置。植。字。同。

故置讀曰植此云植我靴鼓明堂位作楹鼓故知植
靴鼓者為楹貴而樹之大濩之樂殷之樂也此述成
湯之功而云植我靴鼓明是美湯作濩樂故歎之多
其改夏之制始植我啟家之鼓也呂氏春秋仲夏紀
云殷湯即位夏為無道暴虐萬民湯於是率六州以
討桀之罪乃命伊尹作為大濩歌晨露脩九招六列
以見其善高誘註云大濩晨露九招六列皆樂名也
是成湯作濩樂之事也晨露九招六列之樂蓋大濩
之樂別曲名也又解靴亦稱植之意靴雖不植以木
貫而搖之亦植之類故與鼓同言植也春官小師注
云靴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傍耳還自擊是說靴之
狀也。傳。○。術。樂。至。假。大。○。正。義。曰。術。樂。假。大。皆。釋。詰。
文。下。傳。湯。為。人。子。孫。則。此。篇。上。下。皆。述。湯。事。美。湯。之。
祭。而。云。烈。祖。則。是。美。湯。之。先。公。有。功。烈。者。故。云。烈。祖。
湯。有。功。烈。之。祖。湯。之。前。有。功。烈。者。止。契。實。相。土。之。屬。
也。王。肅。云。湯。之。為。人。子。孫。能。奏。其。大。樂。以。安。我。思。之。
所。成。謂。萬。福。來。宜。天。下。和。平。○。奏。鼓。至。思。成。○。正。
義。曰。禮。設。樂。懸。之。位。皆。鍾。鼓。在。庭。故。知。奏。鼓。堂。下。樂。

也。以序稱祀成湯則經之所陳是祀湯之事不宜為
湯之祀祖故易傳以烈祖為湯下篇烈祖既成湯
則知此亦成湯其子孫奏鼓以樂之也。殷本紀湯生
太甲也。孫之為言雖可以關之後世以爲追述成湯
當在初崩之後太甲是殷之賢王湯之親孫故知指
謂太甲也。假升故易傳以奏假爲奏升堂之樂對鼓
假又正訓爲升故易傳以奏假爲奏升堂之樂對鼓
在堂下故言奏升堂之樂樂之初作皆擊鍾奏之經
雖言鼓而鍾亦在焉故云以金奏堂下諸懸也。琴瑟
在堂故知奏升堂之樂謂弦歌之聲也。於祭之時心
之所思唯思神耳故知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謂神明
來格也。臯陶謨說作蕭韶之樂得祈而云祖考來格
意與此協故言神明來格取彼意以爲說也。所引禮
記祭義文也。致思之深想若聞見視其有所成故引
以證之。此之謂思成也。所思五事先思居處後思樂
者先祖而後猶自外而入內也。居處措身之所笑
語貌之所發此皆目所可見是外之粗者在內有當

理可測度者志意也在內無常緣物而動者樂嗜也
內事難測深思然後及之故後言之也。齊三日乃見
其所爲齊者謂致齊也。散齊則不御不弔而已。未
至於深思而及此五事也。祭之日所以得有出戶而
聽者彼注云周旋出戶謂設薦時也。無尸者闔戶若
食問則有出戶而聽之。是山無尸者有闔戶出聽之
事也。古之祭者莫不以孫行者爲尸而得有無尸者
士虞記云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注云無尸謂無
孫列可使者也。是祭有無尸者故作記者言及之也。
○磬聲至尚聲。正義曰傳意亦以磬爲玉磬聘
義說玉之德云其聲清越以長是玉聲必清故云磬
之清者解其別言依磬之意也。象萬物之成者以秋
天是萬物成就之時其律呂數短聲調皆清故楚辭
宋玉云秋之爲氣也天高而氣清周尚臭殷尚聲郊
特牲文言此者以祭祀之禮有食有樂此詩美成湯
之祭先祖不言酒食惟論聲樂由其殷人尚聲故湯
之。○磬玉磬。○正義曰此申說傳意言磬聲清之
意也。知是玉磬者以鍾鼓磬管同爲樂器磬非樂之

詩經卷之三

七

卷之三

主而云鼓管和平來依磬聲明此異於常磬非石也
也。臯陶謨云夏擊鳴球謂玉磬也。成二年左傳齊人
將晉以玉磬是古人以玉為磬也。由玉磬尊故異言
之。傳於赫至然閑。正義曰毛以此篇祀成湯美
湯之德而云湯孫故云湯善為人子孫也。以上句
言行我烈祖陳湯之祭祖故以孫對之子孫也。祭祖
謂祖善為人子孫猶閔予小子言皇考之子孫也。皇
祖永世克孝也。此篇三云湯孫於此故傳者舉中以
明上世也。釋樂云大鐘謂之鏞是於此故傳者舉中以
為鐘鼓之狀故為盛奕萬舞之容故為閑也。箋云
黻然有次序亦言其音聲盛也。嘉客至扶助。○
正義曰王制祭統言四時祭名皆云春禘夏禘秋嘗
冬烝注以為夏殷祭名是烝嘗為時祭故云禘秋嘗
家有時祭之事而來也。若然郊特牲云饗禘有樂而
食嘗無樂故春禘而秋嘗注禘當為禘字之誤也。王
制云春禘夏禘鄭引王制夏殷以正特牲之文則特
牲所云食嘗無樂是夏殷禮矣。此云烝嘗則秋特
之祭而上句盛陳磬樂者此經所陳摠論四時之祭

非獨為秋冬發文直此烝嘗之言為韻耳。縱使嘗實
無樂而禘禘有之故得言其聲樂也。且禮文殘缺鄭
以異於周法者即便推為夏殷未必食嘗無樂非夏
禮也。箋以湯孫為太甲故言太甲之扶助傳以湯為
人之子孫則將當訓為大不得與鄭同也。王肅云言
嘉客顧我烝嘗而來者乃湯為人子孫顯大之所致
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

烈祖祀中宗也。箋云中宗發王太戊湯之玄孫也。有

桑穀之異懼而脩德設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為中

宗。烈祖烈祖有功德烈之。○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祀中宗之樂歌也。謂中宗既崩之後子孫祀之詩
人述中宗之德陳其祭時之事而作此歌焉。經稱

成湯王有天下中宗承而興之諸侯助祭神明降
福皆是祀時之事故言祀以摠之○中宗至中
宗○正義曰案殷本紀云湯生太丁太丁生太
甲太甲崩弟太戊立崩弟太庚立崩弟太甲
立崩弟太戊立是太戊為湯之玄孫也本紀又云
太戊立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太戊懼
問伊陟伊陟曰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脩德太戊
從之而祥桑穀枯死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
是表顯立號之事也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不毀
其廟故異義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為殷中宗周成
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
而不毀謹案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宗
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鄭從而不毀
明亦以為不毀也則非徒六廟而已鄭言殷六廟
者懷其正者而言也禮稽命徵曰殷五廟至於子
孫六注云契為始祖湯為受命王各立其廟與親
廟四故六是此六者決定不毀故鄭據之以為喪
立六廟至於中興之主有德則宗宗既無常數

不定故鄭不數
二宗之廟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祐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酌

我思成傳秩常申重酌酒賚賜也箋云祐福也賚讀

如往來之來嗟嗟乎我功烈之祖成湯既有此王天

下之常福天又重賜之以無竟界之期其福乃及女

之此所女女中宗也言承湯之業能興之也既載清

酒於尊酌以裸獻而神靈來至我致齊之所思則用

成重言嗟嗟美歎之深○詰音戶疆居良反竟也下

重直用反下皆同王天下于况反竟音境亦有和羹

本又作境釋古亂反齊則皆反本亦作齊

既戒既平駿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

傳戒至駿總假大也總大無言無爭也 **箋**云和羹者

五味調腥熟得節食之於人性安和喻諸侯有和順

之德也我既裸獻神靈來至亦復由有和順之諸侯

來助祭也其在廟中既恭肅敬戒矣既齊立乎列矣

至于設薦進俎又摠升堂而齊一皆服其職勸其事

寂然無言語者無爭訟者此由其心平性和神靈用

之故安我以壽考之福歸美焉 **○**駿子東反假毛古

以假以享同爭爭鬪之爭注同綏音妥 **約軼錯衡八**

總假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

傳八鸞鸞言文德之有聲也假大也 **箋**云約軼轂

飾也鸞在鑣四馬則八鸞假大也享獻也將猶助也

諸侯來助祭者乘篆轂金飾錯衡之車駕四馬其鸞

鶉鶉然聲和言車服之得其正也以此來朝升堂獻

其國之所有於我受政教至祭祀又溥助我言得萬

國之懽心也天於是下平安之福使年豐 **○**軼如字

徐又采故反鶉七羊反本又作綽溥音音讓如羊反

轂飾古木反下音式 **來假來享降福無疆** **箋**云享謂獻酒使神享之也

侯助祭者來升堂來獻酒神靈又下與我又長之福也。假音格鄭云顧予烝嘗湯孫之將。云此祭中

宗諸侯來助之所言湯孫之將者中宗之享此祭由

湯之功故本言之。嗟嗟至之將。毛以為中宗崩

由成湯創業作者述成湯之功言其福流於後故言

差差乎我功烈之祖成湯也有常者是此王天下之

福言當常王天下也成湯既有此福天又重賜我商

家以無疆境之期故得及爾中宗以此處所也謂能

成湯之業復使中興也中宗既有此業故今祀之既

載清酒於樽酌以裸獻以其潔敬之故神明賜之我

所思而得成亦謂萬福來宜天下和平也其祭之時

非直羣臣而已亦有和羹也羹者五味調和以喻湯

侯有和順之德此和順諸侯來在廟中既肅敬而戒

至矣既齊立於列位矣莫不摠集大眾而能寂然無

言語者於時凡在廟中無有爭訟者以此故神靈安

我孝子以秀眉之壽使得黃髮耆老無有疆境之福

也既言在廟助祭又本其初來之時所乘之車以朱

篆約其長轂之軹以綵飾錯置於衡之上其八鸞之

聲則鏘鏘然以其大禮而來以獻國之所有於我殷

王受其政散之命至祭祀之時又傳來助祭由此得

萬國之懼心故從天下平安之福故獲得豐年穰穰

然而每物豐多也既言天賜之福又說神降之福中

宗之神來至其坐矣來享其祭矣乃下與大福無有

疆境也又言諸侯所以來故念我此烝嘗之祭者

乃由湯善為子孫者以湯是商家王業之所起故歸功

於湯。鄭以資我思成謂神靈來至我孝子所起故歸功

成也。假無言謂摠集升堂皆無言語也。以假以享

謂來朝升堂獻國之所有也。來假謂諸侯來升堂獻

酒來饗謂神來歆饗之湯孫之將正謂此時設祭之

君諸侯來扶助之然則此時祭者當是中宗子孫而

云湯孫者中宗之饗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雖中

宗子孫亦是湯遠孫故亦得言湯孫也唯此為異其
文義畧同。○賜扶常至資賜。○正義曰秩常申重資
賜皆釋詁文也。言賜我思成者王肅云先祖賜我思
之所欲成也。知酤是酒者以此說祭事而云既載清
詁文與旱麓清酒既載事同。故知酤是酒也。○祜
福至思成。○正義曰祜福釋詁文以思成者齊之所
思成也。思之得成由神明來格。故知齊讀如往來之
來商之王功起於湯。故知功烈之祖正謂成湯也。王
天下之常福。言湯之子孫常王天下也。既言常福又
言重賜無疆。界福之長短天之所賜。故知是天重賜
之也。及汝之此。此所謂處所。言中宗之得中興是天
福之所及也。此祭祭中宗也。故知汝者汝中宗也。言
中宗承湯之業能中興之。故陳湯有常福以及中宗
也。酒者裸獻所用。故知既載清酒於樽。謂酌以裸獻
象禮言周法。裸用鬱鬯。禮雖則不明其裸亦應用
鬱而云用酒以裸獻者。鬱鬯釀。拒為酒。築鬱金草和
之而已。鬱而酒之亦。是酒也。詩人所述。舉其大綱。非
如記事立制。曲辨酒齊之異。清酤之言。可兼裸獻之

用故鄭並舉裸獻以充之。○傳戒至至言無爭也。○
正義曰言戒至者。謂恭肅敬戒而至。非訓戒為至也。
醴摠古今字之異也。故轉之以從今。假大釋詁文摠
大無言無爭者。以諸侯大眾摠集。或有言語忿爭。故
云無言無爭。美其能心平性和也。○傳和羹至美焉
。○正義曰祭之設饌。有大羹。釧羹。何知不實論羹而
以為喻。諸侯有和順之德者。以昭二十年左傳。晏子
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
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君子食之以
平其心。君臣亦然。故曰亦有和羹。既戒且平。醴假無
言時。靡有爭。彼引此和羹。證君臣之和。則知以和羹
為喻。非實羹也。下句約軼錯。衡諸侯來朝之事。無言
無爭。又美助祭之人。故知亦有和羹。謂諸侯對朝廷
群臣而稱。亦也。釋詁假為升。故易傳以醴假為設。薦
進俎之時。諸侯摠集而升堂。齊一也。神之降福。自祭
之得禮。非獨為助祭者也。而云神靈用是之。故安我
以壽考之。福者善其助祭得禮。故歸美焉。○傳八獨
至假大。○正義曰此解在車之飾。非直鸞和而已。獨

詩卷之三

下篇

言鸞聲之意故云言文德之有聲也。有聲謂此助祭諸侯有文德有聲聞故作者因事見義舉其鸞聲以顯之。傳訓假為大而義不明但祗衡是諸侯之車以享謂獻國之所有則以假亦不明。但祗衡是諸侯之車大禮而來朝也。○約軼至歡心。正義曰軼者長轂之名約謂以絲色纏約之故云約軼轂飾也。采芭言約軼錯衡文與此同。傳云朱而約之則此亦當以皮纏約而未漆之也。鄭於秦風駟鐵之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禮記註云鸞在衡則鄭以乘車之鸞必在衡而此之鸞在鑣者以鸞之所在經無正文而殷周或異故從舊說以爲在鑣以示不敢質也。言篆轂轂金飾者考工記云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注云篆轂約也。容轂者治轂爲之形容。彼言篆轂即此約軼故言諸侯來助祭者乘傳轂金飾錯衡之車也。知金飾者以采芭約軼錯衡與輅車有輿連文輿赤貌則彼是金輅彼爲金輅則此亦金輅知約軼錯衡爲金飾也。案春官巾車之職金輅同姓以封則王子母弟同姓公侯乃得乘金輅耳。殷禮雖亡不應三等之爵皆乘。

金輅此說諸侯來助獨言金輅舉其尊者言之耳。假爲來朝升堂也。朝必獻國所有故言以享也。既行朝禮後乃助祭故云至祭祀又溥助我言其得萬國之歡心也。○享謂至獻酒。正義曰箋以說祭之事而云來享故知是獻酒使神享之也。獻酒必升堂故知來假謂未升堂獻酒也。傳於上下假皆不訓爲升則此亦不得與鄭同也。王肅云祖考來至來享嘉薦然則音爲格故訓爲至也。○此祭至言之。○正義曰此祭中宗在中宗崩後當是中宗子孫而云湯孫故知本之傳於上篇以湯孫爲湯爲人子孫則此亦當然祭中宗而美湯之爲人子孫者王肅云祭中宗而引湯者木業之所起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玄鳥祀高宗也



云祀當爲裕裕合也高宗殷王武

丁中宗玄孫之孫也。有雉雉之異。又懼而脩德。殷

道復興。故亦表顯之。號為高宗云。崩而始合祭於

契之廟。歌是詩焉。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

而後禘祭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此之後。五

年而載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鳥。玄鳥。玄

名。既音乙。祀毛上。如字。鄭作禘。戶夾反。三年喪畢

之祭也。雉。古豆反。之。異尚書云。高宗祭成湯。有飛

雉升。鼎耳而雉是也。復扶。又反。契。息列反。殷之始

祖也。本又作。契。同。又作。高。古字也。後。放。此。古者喪

三年既畢。禘于太祖。明年禘于羣廟。一本作古字

君喪三年既畢。禘于其廟。而後禘祭于太祖。明年

春禘于羣廟。案此序。一注。舊有兩本。前。疏。玄鳥。一

禘。後禘。是前本。禘。夾。一。禘。是後本也。

二句。正義。玄鳥詩者。祀高宗之樂歌也。鄭以

祀為禘。謂高宗崩三年喪畢。始為禘祭。於契之廟

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以高宗上能興湯之功

下能垂法後世。故經遠本。玄鳥生契。帝命武湯言

高宗能興其功。業又述武丁孫子無不勝服。四海

來至。百祿所歸。言高宗之功。澤流後世。因禘祭而

程序

高宗

禘祭

玄鳥

禘祭

玄鳥

禘祭

玄鳥

禘祭

玄鳥

禘祭

玄鳥

禘祭

玄鳥

禘祭

玄鳥

禘祭

玄鳥

禘祭

服四制說高宗之德云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
廢而復起高而宗之故謂之高宗是殷道復興表
顯立號之事也禮三年喪畢於太祖之廟以新
崩之主序於昭穆此高宗崩喪畢之後新與群廟
之主合祭於契之廟故詩人因此禘禘之後乃
述序其事而歌作詩焉鄭駁異義云三年一禘百
王通義則殷之禘祭三年一為而必知此崩而始
禘者以序云禘高宗也若三年常禘則毀廟之始
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使編
及先祖不獨主於高宗今序言禘高宗明是為高
宗而作禘故知是崩後初禘於契之廟也既言崩
而始禘因禘禘之先後及言古者君喪以下以明
禘禘之疏數也大宗伯及王制之注皆云魯禮三
年喪畢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群廟自此之後五
年而再殷祭於太祖禘一禘春秋謂之大事彼二注其
言與此正同而云魯禮則此云古者君喪以下謂
魯禮也此義及禮註所言禘禘疏數經無正文故
鄭作魯禮禘禘志以推之其畧云魯莊公以其三

十二年秋八月薨閔二年五月而吉禘此時變
使賊殺子般之後閔公心懼於難務自專成以厭
其禍至二年春其間有閔二十一月禘除喪夏四
月則禘又即以五月禘此月大祭故譏其速譏其
速者明當異歲也經獨言吉禘於莊公閔公之服
凡二十一月於禮少四月又不禘無恩也魯閔公
二年秋八月君薨僖二年除喪而明年春禘自此
之後乃五年再殷祭六年禘故八年經曰秋七月
禘於太廟用致夫人然致夫人自魯禮因禘事而
致哀美故譏焉魯僖公以其三十三年冬十二月
薨文二年秋八月禘僖至而除間有閔積二
十一月禘閔除喪不禘故明禘即禘經云八月丁
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僖公之服亦少四月不刺
者有恩也魯文公以其十六年春二月薨宣二年
除喪而禘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與
僖為之同六年禘故八年禘經曰夏六月辛巳有
事於太廟仲遂卒於垂說者以為有事謂禘為仲
遂卒張本故畧之言有事耳魯昭公十一年夏五

月夫人歸氏薨十三年夏五月大祥七月而禫公
會劉子及諸侯於平立公不得志八月歸不及禫
冬公如晉明十四年春歸乃禫故十五年春乃禫
經曰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傳曰禫於武公及二
十五年傳將禫於襄公此則十八年禫於武公二
十二年禫於武公此則十八年禫於武公二十年禫
裕也通俗不同學者競傳其間是用訛訛爭論從
數百年來矣竊念春秋者書天子諸侯中失之事
得禮則善違禮則譏可以發起是非故據而述焉
從其禫裕之先後考其疏數之所由而粗記注焉
魯禮三年之喪畢則禫於太祖明年春禫於羣廟
而再殷祭禫在六年明矣明堂位曰魯王禮也以
相準况可知也此是鄭君考校魯禮禫裕疏數之
事也閔二年五月吉禫於莊公即是春秋之經而
於禫之前經無禫事鄭知四月禫者以文二年經
書大事於太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禫也彼是除
喪而禫則知閔之吉禫之前亦當先有禫祭於禫

所以不譏者以時有慶父之難君子原情免之但
為裕足以成尊不假更復禫而五月又禫故議
之而書吉禫也譏之言吉則未應從吉故知明
當異歲也且五年而再殷祭乃是公羊傳文後禫
去前禫當五年矣文公以二年禫祭禫在除喪之年
禫宜在三年矣文公以二年禫祭禫在除喪之年
考校知其必然故此箋及禮注皆為定解仍恐後
字致惑故又作志以明之如志之言五年再殷祭
先裕後禫而此云一禫一裕先言禫者恐其文便
無義例也春秋謂之大事指謂文二年禫祭之事
耳其禫則春秋或謂之禫或云有事皆不言大事
僖宣八年之經是也此箋或云古者君喪三年喪
畢禫於其廟而後禫於太祖自此之後五年而再
殷祭者其文誤也何則禮注及志皆無此言則此
不當獨有也定本亦無此文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士芒芒傳玄鳥配也春分玄

鳥降湯之先祖有娥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
之斫于郊禡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
生焉芒芒大貌音云降下也天使妃下而生商者謂
妃遺卵娥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為堯司徒有功
封商堯知其後將興又錫其姓焉自契至湯八遷始
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國日以廣大芒芒然湯之受命
由契之功故本其天意音。芒莫剛反後同娥夙忠反
契母之本國名郊禡音梅本
亦作高禡卯力管
反毫傍各反地名
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
后奄有九有音正長域有也九有九州也音云古帝

天也天帝命有威武之德者成湯使之長有邦域
政於天下方命其君謂禡告諸侯也湯有是德故覆
有九州為之王也音。長張丈反
下同編音通
商之先后受命不殆
在武丁孫子音武丁高宗也音云后君也商之先君
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者在高宗之孫子言高宗與
湯之功法度明也音。解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
十乘大禧是承音勝任也音云交龍為旂禧黍稷也
高宗之孫子有武功有王德於天下者無所不勝服
乃有諸疾建龍旂者十乘奉承黍稷而進之者亦言

得諸侯之歡心十乘者三王後八州之大國于况反

又如字注同勝毛音升鄭式證反乘繩證反注邦畿

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傳畿疆也云止猶居

也肇當作兆王畿千里之內其民居安乃後兆域正

天下之經界言其為政自內及外良反疆居四海來假

來假祁祁景實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傳景太

員均何任也云假至也祁祁衆多也員古文作云

河之言何也天下既蒙王之政令皆得其所而來朝

覲貢獻其至也祁祁然衆多其所貢於殷大至所云

維言何乎言殷王之受命皆其宜也百祿是何謂當

擔負天之多福假音格下同祁巨移反或上之尺

河水本或作何何音河河可反本又作苛音同鄭云

擔負也下篇何天同朝直遙反擔都藍反下篇同

疏天命至是何毛以爲契母簡狄於春分玄鳥至

宗有國本而美之言上天命此玄鳥使下而然既

國故契之子孫得言此殷王其國境廣大芒芒然既

摠言天命生商又指陳商興之節古之天帝命有威

武之德者成湯長有彼四方之國謂爲之君長有

其土也天既命成湯爲長又令四方歸之方方命其

諸侯之君使歸成湯故得同有此九州之民也成湯

既受天命子孫又循之商之先君受天之命年世

延長所以不至危殆者在此高宗武丁善爲人之孫

子也此武丁爲人之孫能行其先祖武德之王道

威德盛大無所不勝任之也故於此祀高宗也乃有

芒為大貌也。契握云文鳥翔水遺卵流城簡吞之生契封商殷本

紀云簡狄行洛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

契此二文及諸締候言吞息生契者多矣故鄭據之

以易傳也書序云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又

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於湯言居亳於盤庚言居亳又

則殷是亳地之小別名故知湯是亳之殷地而受命

之也自契至湯八遷者皇甫謐云史失其傳故不得

詳是八遷地名不可知也其亳地在河洛之間書序

注云今屬河南偃師地理志河南郡有偃師縣有尸

今河內湯所都皇甫謐云學考咸以爲亳在河洛之間

失其正也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為鄰案地理志葛今

梁國寧陵之葛鄉是也湯地七十里耳葛伯不祀湯

僅毫衆為之耕有葛食葛伯奪而後之古文仲虺之誥曰湯征自葛

始許寧陵去偃師百有餘里而使亳衆為耕有童子餉食非其理也

今梁國自有一亳也南亳在穀熟之地北亳在蒙地非偃師也

書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即偃師是也然則殷有二亳一在梁國

一在河洛之間穀熟為南亳即湯都也蒙為北亳

景亳是湯所受命也偃師為西亳即盤庚所徙者也

立政之篇曰三亳既尹是也如謐之言非無理矣鄭

必以亳為尸鄉者以地理志言尸鄉為殷湯所都是

舊說為然故從之也且中候洛予命云天乙在亳東

觀在洛若亳在梁國則居於洛東不得東觀於洛也

所言三亳既尹謂其尹在既謐之所言三亳其地非

皆有既故立政注云三亳者湯舊都之民分為三邑

其長居後故云既尹蓋東成阜南豫西降谷也

鄭以三亳為分亳民於三處有亳地也杜預以景亳

為周地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說即偃師也漢書

音義曰臣瓚案湯居亳今濟陰薄縣是也今薄有湯

冢已氏有伊尹冢皆相近又以亳為濟陰薄縣以其

經無正文故各為異說地名變易難得而詳也孟子

稱湯以七十里為天下則湯之初國猶尚小耳言日

以廣大芒芒然謂至湯身而漸大也又解將述成湯

而遠言契意以湯之受命由契之功故本其天意而

言契之初生也。正長至九州。正義曰正長釋

諸文域有者言封域之內皆為已非訓域為有也
言九有九有是同有天下之辭言分天下以爲九分
皆為已九有九州之貢賦也。傳於奄字皆訓爲同王
肅云同有九州之貢賦也。古帝謂天也尚書縮云
曰湯之受命上堯稽同也古天也。是謂天爲古故得稱
曰若稽古帝堯命其君謂於四方之國方命之故
天爲古帝也。方命其君謂於四方之國方命之故
爲編告諸侯言湯有是德天道遠矣非與人道言云
編告之者王謂授湯聖德令之所征無敵使諸侯編
稱王名者王肅云殷質以名篇商之先君成湯受天
命所以不危殆者在武丁之爲人孫子也。商之至
孫湯爲人子孫則此亦當如肅言也。商之至
明。正義曰商之先君受天命成湯是也。以天下
大業之重創業甚難守亦不易故言之不懈息
者在高宗之孫美此高宗孫子能得行之不懈息
也。又解此詩主頌高宗而美高宗子孫能得行之亦是高宗之
湯之功法度著明故子孫能得行之亦是高宗之

義曰交龍爲旂春官司常文也。言以大猶是承謂奉
承助祭祭之棗盛唯黍稷耳。禘享從米故知是黍稷
也。乃有諸侯建龍旂者十乘奉承黍稷而進之殷禮
既亡無可案據若以周法言之則謂諸侯來墨車建
龍旂入天子之門至祭時奉黍稷之饌以助祭也。觀
禮曰侯氏禘冕乘墨車載龍旂。孤獨乃朝注云墨車
大夫制也。乘之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與王同
交龍爲旂諸侯所建是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與王同
道路則隨其尊卑故觀禮記云編駕不入王門注云
在傍與已同曰編駕同姓金輅異姓象輅四衛華輅
蕃國木輅駕之與王同謂之編駕不入王門者乘墨
車以朝編駕之車舍於館矣。是未入於王門者乘墨
王門者則所駕之車隨其尊卑其建龍旂則終始同
也。又解諸侯衆多獨言十乘之意謂二王之後與八
州之大國故十也。八州大國謂州牧也。諸侯當以服
數來朝而得十乘並至者舉其有十乘耳。未必同時
至也。或者王不巡守之歲則諸侯並時來朝四時更

來則年之間而十乘假至也。傳畿疆。正義曰畿者為之畿限疆畔故為疆也。毛無破字之理則肇當訓為始。王肅云啟道衰四夷來侵至高宗然後始復以四海為境域也。肇當至及外。正義曰箋以肇域其文當謂界域管北故轉肇為兆言已令千里之內民得安居乃後正天下之經界以四海為兆域先安畿內後正四海言其自內及外也。傳景大員均何任。正義曰景大釋訪文員者周西之言故為均也。荷者在負之義故為任也。傳解維河之義既以景員為大均則維河者當謂政教大均如河之潤物然言其潤無所不及也。假至至多福。正義曰假至釋訪文彼作格音義同轉員為云河為何者以類弁既醉言維河者皆是設問之辭與下句發端此下句言殷受命咸宜是對前之語則此言維何當與彼同不得為水傍河也。故知河當為何維何既問辭則大員是諸侯大至口之所云不得為大均之義且古文云員字同故易傳也。上言兆域彼四海以四海為界也。既言四海為界也。因即乘而立文言四

海來假正謂四海之內中國諸侯來至貢獻非自夷貢獻也。所云維言何乎將故述其美殷之言故問其問端也。荷任即是擔負之義故言擔負天之多福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手書詩經卷之十一

毛詩註疏卷第二十

二十之一

文選卷二十二

毛詩註疏卷第二十

二十之四

毛詩商頌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長發大禘也

○

云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

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

○長如字禘大

也王者于况

○

長發七章首章八句次四章章七

反又如字禘者祭天之名謂殷王

高宗之時以正歲之正月祭其所感之帝於南郊

詩人因其祭也而歌此詩焉經陳汝水之時已有

將王之兆玄王政教大行相士威服海外至於成

湯受天明命誅除元惡王有天下又得賢臣為之

輔佐此皆天之

詩

頌故言大禘以總之經無高宗之事而為高宗之
頌者以高宗禘祭得禮因美之而為此頌故為高
宗之詩但作者主言天德止述商有天下之由故
其言不及高宗此則鄭之意耳王肅以大禘為殷
祭謂禘祭宗廟非祭天也毛氏既無明訓未知意
與誰同○大禘至是謂○正義曰祭法云殷人
禘饗而郊真注云禘謂冬至祭天於圓丘則圓丘
之祭名為禘也又王制及祭統言四時祭名春禘
夏禘秋嘗冬烝注云蓋夏殷制則殷之夏祭宗廟
亦名禘也又鄭駁異義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百
王通義以為禮識云殷之五年殷祭亦名禘也然
則祭之名禘者多矣而此大禘為郊祭天者以
冬至為祭乃是天皇大帝神之最尊者也為萬物
之所宗人神之所主非於別代異姓曲有感動經
稱帝立子生商謂感生之帝非天皇大帝也且周
頌所詠靡神不舉皆無圓丘之祭殷人何獨捨其
感生之帝而遠述昊天上帝乎以此知非圓丘之
禘也時祭所及親廟與太祖而已而此經歷言之

主相土非時祭所及又非宗廟夏禘也五年
鄭於禘禘志推之以為禘祭各就其廟今此篇
述商國所興之由歷更前世有功之祖非是各
其廟之言以此又知非五年殷祭之禘也彼諸禘
者皆非此篇之義故知此云大禘唯是郊祭天耳
祭天南郊亦名為禘故引禮記以證之凡大祭曰禘
服小記及大傳皆有此文大傳注云凡大祭曰禘
自由也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
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
標怒黃則含樞細白則白招拒黑則靈威仰赤則赤
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
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謂况配五帝也如彼注則殷人之祖出於汁光紀
故以正歲正月於郊禘而祭之故此序謂之大禘
也易緯稱王王之郊一用夏正故知郊天皆用正
歲正月也鄭志趙商問此云案祭法殷人禘饗而
郊真又喪服小記及大傳皆云王者禘其祖之所
自出以其祖配之注皆以為祭天皇帝以饗配

詩經卷之四

卷之四

之然則此詩之禘亦且以爲圓立之祭不審云郊
何答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則以祖配其祖從出之
明文也云注皆以爲祭天皇帝大帝詩之大禘宜爲
圓立之祭探意大過得無誣乎禘者祭名天其人
云是鄭解此禘爲郊天之事也小記大傳言禘祖
之所自出者注皆以爲郊所感之帝而商云祭天
皇大帝故云得無誣乎祭法稱殷人禘嚳而郊實
此若郊天當以真配而不言其者此因祭天歌詠
天德言其能降靈氣祐殷興耳其意不述祭時之
事不美所配之人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亦是南
郊之祭而辭不及稷何惟此篇不言真也馬昭云
長發大禘者宋高殷後郊祭天以契配不郊實者
異於先王故其詩詠契之德宋無圓立之禮唯以
郊爲大祭且欲別之於夏禘故云大禘此說非也
何則名曰商頌是商世之頌非宋人之詩安得云
宋郊契配也諸稱三王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
詩頌之者則是殷時作之理在不惑而云宋人祭
天虛妄何甚而馬昭雖出鄭門其言非鄭意也

然商非宋詩而樂記云溫良而能斷者宜歌商注
云商宋詩者以宋承商後得歌商頌非謂宋人作
也

濟誓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

疆幅隕既長傳濟深洪大也諸夏爲外幅廣也隕均

也云長猶久也隕當作圓圓謂周也深知乎維商

家之德也久發見其禎祥矣乃用洪水禹敷下土正

四方定諸夏廣大其竟界之時始有王天下之萌兆

歷虞夏之世故爲久也○濟音峻誓音誓字或作慈

竟界也幅方日反隕音圓徐于貧反夏戶雅反下皆
同園音還又音圓王知音智見賢遍反禎音貞祥也

竟音境天下于况反下有城方將帝立子生商傳有

湯王言王之德皆同傳云帝黑帝也禹敷下

娥契母也將大也契生商也傳云帝黑帝也禹敷下

土之時有娥氏之國亦始廣大有女簡狄吞鳥卵而

生契堯封之於商後湯王因以為天下號故云帝立

子生商傳濟哲至生商。毛以為有深智者維我商

祥之見在何時乎往者唐堯之末有大水茫茫然有

大禹者敷廣下土以正四方京師之外大國於是盡

其疆境令使中國廣大均平既已長遠矣於是時契

已佐禹是其禎祥又見也又說商興之由有娥氏之

女方欲長大之時天為之生立其子而使之生商謂

上天祐契使賢而生有商國也。鄭以隕為圓言中

國廣大而圓周也有娥方將謂有娥之國方始廣大

黑帝傳依簡狄使之有子立其子使生商國其文義

畧同。傳濟深至隕均。正義曰濟深釋言文洪大

釋詁文諸夏為外對京師為內也幅如布帛之幅

為廣也王肅云外諸夏大國也京師為內諸夏為外

言禹外畫九州境界禹平治水土中國既廣已平均

且長也。傳隕當至為久。正義曰箋云深智乎維

詩疏下之四

三

創

汁光紀也且以下云玄王故以黑帝言之以有城是
簡狄國名非簡狄之身言有城方將不得為簡狄長
大故以為禹敷下土之時有城氏之國亦始廣大也
有城氏國之大小非復商家之事而言及之者君子
言人之美務欲加之因其國實廣大見簡
狄為大國之女猶夫明之篇言攀莘也
玄王桓撥

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

契為玄王遂猶徧也發行也玄王廣大其政治始藉

封之商為小國舜之末年乃益其土地為大國皆能

達其教令使其民循禮不得踰越乃徧省視之教令

則盡行也

○發本末反韓詩作發發明
也徧音遍下同治直吏反
傳玄王至
履禮
○正

義曰上言有城生子此句即言玄王故知玄王即契
也且國語云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玄王為契明矣
履禮釋言文公羊傳云廢亂世謂治亂世故以撥為
治也○承黑至盡行○正義曰箋以契不為王玄
又非謚解其稱玄王之意玄黑色之別以其承黑商
立子故謂契為玄王也以湯有天下而稱王契即湯
之始祖亦以王言之尚書武成云昔先王后稷國語
亦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窾韋昭云周之
禘禘文王之先不窾故通謂之王商頌亦以契為玄
王是其為王之祖故呼為王非追號為王也玄王廣
大其政治正謂達其教令是也知堯封為小國舜益
為大國者中候握河紀堯云斯封授契臯陶賜姓
號是堯封之也考河命說舜之事云襄賜羣臣賞爵
有功授契臯陶益土地是舜益地為大國也自殷以
上大國百里握河紀注云授契公也公即周禮三公
八命其出封加一等然則堯之封契已應百里便是
土地之極而舜又益之者以其身有大功特加褒賜
如周之賜魯衛之屬越禮特賜既賜之後不必正於

百里而已率履不越文承是達之下明民從政化非
契身率禮故云使其民循禮不得踰越徧省視之教
令則盡行即也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傳相土契孫也烈

烈威也云截整齊也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

入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其威武之盛烈烈然四海

之外率服截爾整齊○相息亮反注相土皆

整齊○正義曰截者斬斷之義反長張丈反○整齊

明之子契之孫也故云居夏后○反為齊也相土是昭

商國相土嗣之止為一國之君○而巳不得威行海外

今云海外有截故知入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也僖

四年左傳管仲說太公為王官○之伯云五侯九伯次

實征之以夾輔周室是王官之○而四海之外截而

所職之方故孫子威武烈烈然○而四海之外截而

齊分主東西則威加一國而已○而四海之外截而

主何方故總舉四海言之截然○而四海之外截而

敢內侵外畔也王肅云相土能○而四海之外截而

整齊而治言有烈烈之威則相○而四海之外截而

掌征伐也說春秋者亦以太公○而四海之外截而

五侯九伯與鄭異也帝命不違至于湯○而四海之外截而

云帝命不違者天之所以命劫入之事世世行之其德

浸大至於湯而當天心○湯降不違聖敬

日躋昭假達達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傳不違言

天命是故愛敬之也。天於是又命之使用事於天下。

言王之也。此為日躋子兮反鄭注禮記讀上為湯躋讀

云毛音格鄭音暇案王肅訓假為至格是王音也沈

遐嫁。帝命至此九圍。正義曰上陳玄王相士論商

反。命契之事自契之後世世行而不違失天心雖已

漸大未能行同於天至於成湯而勤合天意然後與

天心齊也。因說成湯之行湯之下士尊賢甚疾而不

遲也。其聖明恭敬之德日升而不退也。以其聰明寬

暇天下之人遲遲然而舒緩也。上天以是之故常愛

敬之。故天命之使用事於九州為天下王也。○書至

湯與天心齊。○正義曰言至湯者謂從契而至湯也。

自契以後雖則不違天命未能齊於天心至湯而與

之齊以為漸大之意也。上帝命即云湯齊故知湯

所與齊唯天心耳。易稱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此之謂

也。傳以此為湯齊甚分明矣。而孔子問居注云詩讀

湯齊為湯躋者言三家詩有讀為躋者也。○書命

至天心。○正義曰契無受命之事矣。而云天命契者

正謂授以上智之性使之佐舜有功建國於商德垂

後裔是所以命契之事也。湯以孤聖獨興父祖未

有王迹而云其德浸大者以言至於湯齊又為漸高

之勢。故述其意言浸大耳。定本作侵字。其實相士至

湯有令聞者唯其真勤其官而水死耳。其餘不能漸

大也。○傳升至九州。○正義曰躋升釋詁文謂九州

為九圍者蓋以九分天下各為九處。規圍然故謂之

九圍也。○降下至於人。○正義曰降下式用釋言

言王

禮記

湯躋

此為

鄭注

湯躋

此義

訓假

為至

正義

曰上

陳玄

正義

曰上

陳玄

正義

曰上

陳玄

正義

曰上

陳玄

正義

曰上

陳玄

正義

曰上

陳玄

正義

曰上

陳玄

正義

曰上

陳玄

正義

曰上

陳玄

正義

曰上

陳玄

正義

曰上

陳玄

正義

曰上

陳玄

正義

曰上

陳玄

正義

曰上

陳玄

正義

曰上

陳玄

正義

曰上

陳玄

正義

曰上

陳玄

正義

曰上

陳玄

正義

曰上

陳玄

正義

曰上

陳玄

旒章也。云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休美也。湯

既為天所命，則受小玉謂尺二寸圭也。受大玉謂珽

也。長三尺。執圭，措珽，以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

旗之旒，縿著焉。擔負天之美譽，為眾所歸。鄉。○球音

也。下同。綴，陵劣反。徐又張衛反。毛云表也。鄭云結也。

二同。休，虛蚪反。珽，吐頂反。天子王笏長三尺，扞上終

葵首長直亮反。縿，所街反。著，直畧。不競，不絀，不剛，不

柔，敷政優優，百禄是道。○練急也。優優，和也。道，聚也。

反。云競，逐也不逐，不與人爭前後。○練音求。徐音蚪。

反。○用事之實。湯之用事也。受小球，玉謂尺二寸之

為下國諸侯之表章，能荷負天之美譽也。又述湯之

行能致美譽之由，湯之性行不爭競，不急躁，不大剛，

猛不大大柔弱，舉事甚得其中，敷陳政教，則優優而和，

美以此之故，百眾之禄於是聚而歸之，福祿聚歸能，

荷之也。鄭唯下國綴旒為異言。湯受二玉與諸侯而，

會同諸侯，心繫天子，如旌旗之旒，綴著於縿，餘同。○

傳。球，玉至旒章。○正義曰：禹貢雍州厥貢球琳琅玕，

是球為玉之名也。綴之為表，其訓未聞。冕之所垂及，

旌旗之飾，皆謂之旒。旒者，所以章明貴賤，故為章也。

○綴猶至著焉。○正義曰：內則云衣裳綻裂，紉箴，

請補綴，是綴為連結之義也。又襄十六年公羊云：君

若贅旒，然言諸侯反繫屬於大夫也。此言綴旒文與

彼同。明以旌旗為喻，故易傳以綴猶結也。旒為旌旗

也。垂也。秋官大行人及考工記說旌旗之事，皆云九

旒。七旒，爾雅說旌旗云：練旒九是旌旗垂者，名為旒。

也。言受小玉大玉者，此小玉大玉是天子之器，非為

天子不得執用。湯既為天所命，則得用之。是受之於

余富

天故言受也知小玉謂尺二寸圭大玉謂尺三寸圭大玉謂尺三寸圭大玉謂尺三寸圭
者考工記玉人云大圭長三尺持上終葵首天子服
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所服所守唯此二玉故
知也春官典瑞云王璽大圭執鎮圭藻五采五就
朝日觀禮云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
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注云此謂會同以春者
也引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乘大輅
率諸侯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見諸侯由
此而言知朝日與諸侯會同俱是執圭播珽與諸侯
小玉大玉即云為下國綴旒故知執圭播珽與諸侯
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結著焉也定本云如
旌旗之綵旒首焉此言執圭播珽而玉人云天子執
冒四寸以朝諸侯者此謂國外會同彼謂在國受朝
也故玉人注云各玉曰冒者言其德能覆冒天下也
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為貴是受小共大共為下
為在國受朝下諸侯故執冒也

國駿瓦何天之龍傳

共法駿大瓦厚龍和也

執也小共大共猶所執播小球大球也駿之言俊也

龍當作寵寵榮名之謂○小共大共毛音恭鄭音拱

鄭俊也又一云毛亦作俊讀瓦莫邦反徐云鄭敦奏音武講反是叶拱及龍韻也龍毛如字鄭作寵敦奏

其勇不震不動不難不竦百祿是總傳難恐竦懼也

云不震不動不可驚憚也○傳音孚本亦作字難

孔反本又作駿音宗○受小至是總○毛以為此又

恐曲勇反憚丹未反○言成湯之用事也受小玉之

法受大玉之法施之諸侯成諸侯之性行為下國之

大純厚能荷負天之和道也又述成湯之行能荷天
之和道所由湯之陳進其勇不可震不可動不難恐
不竦懼所征無敵克平天下百衆之祿於是總聚而
歸之故能荷天之和道也○鄭以為此又覆述上章
言湯受小玉而執之受大玉而執之執此二玉與諸

侯會同為下國作英俊厚德之君能荷負天之榮寵
餘同○傳共法至龍和○正義曰傳讀共為恭敬之
恭故為法也駿大厖厚釋詁文麗之為和其訓未聞
言小法大法正謂執圭播珽與諸侯為法也言為下
國大厚謂成其志性使大純厚也主肅云言湯為之
立法成下國之性使之大厚乃荷任天之和道也○
傳共執至之謂○正義曰拱執釋詁文以此章文類
於上玉必以手執之故易傳以為小拱大拱猶所執
播小球大球也大球實播之而言執者將播亦執故
同言拱也又以上言綴流為諸侯之所繫屬則知此
言駿厖亦是諸侯之言天子故讀駿為俊言成湯與
諸侯作英俊厚德之君也又荷天之龍與上荷天之
休其文相值休為美譽則此豈
為榮名且韻宜為寵故易之也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
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傳武王湯也旆旗也虔固曷
害也傳云有之言又也上既美其剛柔得中勇敢不

懼於是有武功有王德及建旆興師出伐又固持其
鉞志在誅有罪也其威勢如猛火之炎熾誰敢禦害

我音越中張仲反**苞有三蘂莫遂莫達九有有截**傳

苞本蘂餘也傳云苞豐也天豐大先三正之後世謂

居以大國行天子之禮樂然而無有能以德自遂達
於天者故天下歸鄉湯九州齊一截然傳○蘂五葛反
韓詩云色也

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傳有韋國者有顧國者有昆吾

國者傳云韋豕韋彭姓也顧昆吾皆已姓也三國黨

於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傳

顧二國名也。漢書古今人表作韋鼓已音紀。又音把。武王至夏桀。○次為上之事。有有武功。有王德之成。湯載其旌旗。以出征伐。又能固執其銳志。在誅殺有罪。其威勢嚴猛。如火之炎熾烈。烈然會無於我。成湯敢害之者。又述成湯得衆之由。克伐既滅。封其支子。為王者之後。猶樹木既斬。其根本更有蘗生之條。言夏桀與二王之後。根本之上。有三種蘗。餘承藉雖重。必無德行。莫有能以行申。遂天意者。莫能以德自達。於天者。天下諸國無所歸。依故九州諸侯。截然齊整。一而歸湯也。九州諸國既盡歸湯。雖有韋顛。昆吾。當無桀為惡。成湯於是恭行天罰。韋顛二國既已伐之。又伐昆吾。之與夏桀。群惡既盡。天下廓清。成湯於是乃即真為天子。○鄭唯以苞為豐。言天豐有三正之條。使為大國。而不能遂。遂故九州歸湯。餘同。○傳苞。苞。木。槃。與云。若顛。木。之。有。由。于。苞。桑。謂。桑。本。固。以。苞。為。本。盤。與。云。若。顛。木。之。有。由。藥。謂。本。根。已。顛。更。生。枝。餘。故。云。藥。餘。也。言。本。有。三。正。謂。止。世。受。命。創。基。之。君。為。之。本。當。時。二。王。之。後。及。今。

夏桀是其餘也。其意與箋言三正之後亦同。○豐至截然。○正義曰。苞豐釋詁文。以此詩之旨。言國之大者。不得天意。故使諸國一時歸湯。而云豐有二藥。藥者樹木於根本之上。更生枝餘之名。則知三藥皆諸帝王之後也。郊特牲稱王者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則是先代有二。與今王為三也。故云天豐大先三正之後。世謂居以大國。行天子之禮樂也。三正者。謂夏與唐虞也。正朔三而改。夏以建寅為正。則舜當以建子。堯當以建丑。是之謂三正也。桀為天子。與二王之後。尊卑不類。但三者俱得行其正朔。故與桀同稱三也。以三者承藉。餘緒國大禮盛。宜為天下所歸。而不能以德自達。故天下歸湯。美湯以。小國而得天意也。莫達謂不能以德自達。則莫遂。謂不能以行申。遂天意也。○韋豕至時。誅。正義曰。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不歷。數之已。姓。昆吾。顧溫。彭。姓。豕。韋。則商滅之矣。故知韋豕。即豕韋。彭。姓。也。顧。與。昆。吾。皆。已。姓。也。鄭語又云。豕韋為商伯。此已滅之。又得為商伯者。成湯伐之不滅。其國故子孫得更興為。

伯也為湯所伐明與桀同心故知三國黨於桀惡昆
吾夏桀則同時誅昆吾與桀亦是成湯伐之而不
者以上句言既伐足明下句亦是伐作文之體句有
所施以其足相發明不須更言伐也禮器云湯放桀
武王伐紂時也則桀放而不誅而云同時誅者對則
誅故有異散文則放之遠方亦為誅也昭十八年左
傳云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義弘曰毛得必亡
是昆吾與桀同日誅則桀亦以乙卯日亡也故檀弓注
昆吾與桀同日誅則桀亦以乙卯日亡也故檀弓注
云桀以乙卯亡則亡日也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
必是乙卯未知何月也

子降于卿士傳

葉世也業危也云中世謂相土也

震猶威也相土始有征伐之威以為子孫討惡之業
湯遵而興之信也天命而子之下予之卿士謂生賢

佐也春秋傳曰畏吾之震師徒僬敗

○中如字又張仲反僬女教反

一音女卯反亂也

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傳

阿衡伊尹也左

右助也

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

以為官名商王湯也

○左音佐注同右音又

疏昔在

王。毛以為既言成湯伐桀又上本未興之時又得

臣之助云昔在中間之世謂成湯之前商為諸侯之

國有震懼而且危怖矣至於成湯乃有聖德言實也

上天子而愛之下大賢之人予之使為卿士此卿士

者實維阿衡之官實佐助我成湯故能克桀而有天
下此皆上天之力高宗祭又得禮故因大禘之祭述
而歌也。鄭以為昔在中世謂相土之時有征伐之
威且為子孫討惡之業故成湯亦遵用其道皇天子
而愛之餘同。○中世至僬敗。○正義曰傳以業為
危則湯未興之前國弱而危懼也變易之者以此篇

上迷玄王相土言至湯而齊於天心則是自契以來
作漸盛之勢不應於此方言上世衰弱故易傳也以
上言相土烈烈威服海外是相土有征伐之威為子
孫討惡之業也所引春秋傳者成二年左傳文引之
者證震得為威之義。○阿衡至右助。正義曰以
言左右商王則是功最大者成湯佐命之臣唯伊尹
耳故知阿衡是伊尹也伊是其氏尹正也言其能正
天下故謂之伊尹阿衡則其官名也君奭曰在昔成
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
若保衡格于上帝注云伊尹名摯湯以為阿衡至太
甲改曰保衡阿衡保衡皆公官然則伊尹摯阿衡保
衡一也彼注阿衡為公官此言卿士者二公兼卿士
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
章六句

殷武祀高宗也

殷武祀高宗也。○正義曰殷武詩者祀高宗之樂歌也
句至高宗。○高宗前世殷道中衰宮室不脩荆楚背叛高宗有
德中興殷道伐荆楚宿宮室既崩之後子孫美之
詩人追述其功而歌此詩也。經六章首章言伐楚
之功二章言責楚之義三章四章五章述其告曉
荆楚末章言其脩治寢廟皆是高宗生存所行故
於祀而言之以美高宗也。

捷彼殷武奮伐荆楚采入其阻哀荆之旅傳捷疾意也

殷武殷王武丁也荆楚荆州之楚國也采深哀聚也

○箋云有鍾鼓曰伐采冒也殷道衰而楚人叛高宗捷

然奮揚威武出兵伐之冒入其險阻謂踰方城之隘

克其軍率而俘虜其士衆

○捷他達反韓詩云達也采而規反說文作采從內

米云肩也阻莊呂反險也哀蒲侯反冒莫報反下同隘於懈反窄也俘音孚囚也

有截其所

湯孫之緒

○云緒業也所猶處也高宗所伐之處國

邑皆服其罪更自勅整截然齊壹是乃湯孫太甲之

等功業

○處昌慮反下同

○

捷彼至之緒○毛以為捷然而疾之意乃能奮揚其威武往伐荆楚之國深入其險

阻之內聚荆國之人衆俘虜而以歸也既伐楚克之則無往不服有截然而齊整者其高宗往伐之處所

是高宗之功乃湯之為人子孫之業也美高宗之伐與湯同也鄭以采為冒又以湯孫之緒為太甲之等

功業高宗之功與太甲之等同也餘同○捷疾也

衰聚○正義曰捷疾是速疾之意言伐楚之疾也高宗而言殷武故知是殷王武丁也定本直云殷武

武丁也荆是州名楚是國名故云荆州之楚也

天下始封熊繹為楚子於武丁之世不知楚君何人也采者深入之意故為深也哀聚釋詁文○捷有鍾

至士衆○正義曰有鍾鼓曰伐莊二十九年左傳文以其遠處險阻宜為冒突之義故易傳為冒也僖四

年左傳稱楚大夫屈完對齊桓公曰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君之衆無所用之服虔云方城山

也漢水名皆楚之隘塞耳今言冒入其阻故知踰方城之隘戰勝必當俘虜言聚荆之旅故知俘虜其士

衆也○緒業至功業○正義曰釋詁云業緒也反覆相訓緒得為業是乃湯孫太甲之等功業言高宗

此功同於太甲之等殷之諸賢王之功也太甲以下皆是湯孫故言之等以包之傳於那篇言湯孫者湯

為人子孫則此亦當然故王肅云於所伐截然大治是湯為人子孫之業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

大武丁之伐與湯同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氏羞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傳鄉

所也云氏羌夷狄國在西方者也享獻也世見曰
 王維文楚國近在荊州之域居中國之南方而背叛
 乎成湯之時乃氏羌遠夷之國來獻來見曰商王是
 吾常君也此所用責楚之義女乃遠夷之不如都帝
 反世見賢通疏氏羌至不如○正義曰氏羌之
 反而背音佩疏漢世仍存其居在秦隴之西故知在
 西方者也享獻釋詁文氏羌遠夷一世而一見於王
 以經言來故解之云世見曰來王秋官大行人云九
 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謂其國父死子繼父嗣王
 即位乃來朝是之謂世見也言維汝荆楚則是以言
 告楚故知此所用責楚之義謂未伐之前先以此言
 告之但此詩主美伐功故上章先言伐事此章盡五
 章以來史本其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
 告貞之禮耳

及

勿予禍適稼穡匪解傳辟君適過也箋云多眾也來

辟猶來王也天命乃令天下眾君諸侯立都於禹所
 治之功以歲時來朝覲於我殷王者勿罪過與之禍
 適徒勅以勸民稼穡非可懈倦時楚不脩諸侯之職

此所用告臆楚之義也禹平水土弼成五服而諸侯
 之國定是以云然邪也適直音壁下同注故此王者辟

解音懈注同疏天命至匪解○正義曰此亦責楚之
 朝直遙反疏辭言上天之命乃令天下眾君諸侯

建設都邑於禹所治功處謂布在九州也常以歲時
 行朝覲之事來見君王我殷王勿予之患禍不責其
 罪過唯告之以勸民稼穡之事非得有懈惰而已王
 者之待諸侯其義如此而汝何得不脩諸侯之職不

來朝見王也○禹平至云然○正義曰窻以諸侯
之立其績故作此言以解之皇陶謨云禹曰予惟荒
於禹之功彌成五服既畢廣輔五服而成之至於各
度土功之敷土既畢廣輔五服而成之至於各
四海之四面相距為萬里堯制五服而各五百
千里之內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所
之殘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曰四海禹所
責云五百里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曰四海禹所
服之五服更言三百里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曰
堯之輔之是五服別千里故一面而為差至於五
百里也賈逵馬融之說尚書云甸服之外每百
千納總銜結粟米者是甸服之外每百里為差
之所納總銜結粟米者是甸服之外每百里為差
非是服外更有其地也史記司馬遷說以爲諸小
者皆服是五百里耳王肅註尚書總諸義而論之云
爲五千里耳王肅註尚書總諸義而論之云

失其實鄭玄尤不然矣禹之功在於平治山川不在
於拓境廣土土地之廣三倍於堯而書傳無稱焉則
鄭之創造難可據信漢之孝武疲弊中國其心夷狄
天下戶口至減大半然後僅開綠邊之郡而已禹方
憂洪水三過其門而不入未暇以征伐爲事且其所
以爲服之名輕重顛倒遠近失所難得而通先王規
方于里以爲甸服其餘均平分之以公侯伯子男使各
有寰宇而使甸服之外諸侯皆入禾藁非其義也史
遷之旨蓋得之矣如肅之難非無理也鄭不然者何
哉將以山川帶地土境不移前聖後聖義終一揆禹
之所導山川也西被流沙東漸滄海南距衡山之陽
北臨碣石之北經塗所宜萬有餘里若其所彌五服
唯極五千而遠遊夷狄之表勞功荒服之外復爲何
哉又周公制禮作爲九服蠻畿之內尚至七千舜禹
之功不應劣於周世何由上境蹙促三倍狄於周世
又外傳稱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執玉帛
者唯中國耳若諸侯之內唯止四千率以下等計之
正容六千餘國况諸侯之內唯止四千率以下等計之

至數千安得有萬國之言乎唐堯之初協和萬國於
特境界蓋應廣矣至於洪水滔天丞民不粒土地既
割國數亦減故五服之界纔至五千泊乎禹治洪水
地平天成災害既除大制疆域固當復其故地面至
五千何云不在於拓境廣土也若云大禹之功不在
拓境廣土則武王周公之功豈專以境界為事而能
使要服之內有七千里乎且經稱弼成五服至於五
千若五服之內有廣猶是堯之舊制何弼成之有乎
之師而為功也凡言至於者皆從此到彼之辭明是
則設文從何而姓而言至於哉漢之孝武德非聖人
乘其六世之資而與夷狄角力及開綠邊之郡境界
踰於萬里何由舜禹之境纔至五千此乃所以為
非所以為難也肅意將謂大禹之德不逮於漢武乎
何其取譬之非類也先王作法遭時制宜旬服之外
去京未遠使入未稟復何傷乎而云非其義也鄭以
尚書之文上下相校禹稱弼成五服至於禹貢歷數
服名正合五十五之數參之以周漢之域驗之於

圖則廣萬里為得其實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

不濫不敢怠違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傳嚴敬也不僭

不濫賞不僭刑不濫也封大也云降下違暇也天

命乃下視下民有嚴明之君能明德慎罰不敢怠惰

自暇於政事者則命之於小國以為天子大立其福

謂命湯使由七十里王天下也特楚僭號王仰此又

所用告曉楚之義僭子念反王疏傳嚴敬至封大

釋詁文襄一十六年左傳曰善為國者賞不僭刑不

濫賞僭懼及淫人刑濫懼及善人彼文又引此詩故

知不僭不濫謂賞不僭差刑不濫溢也定四年左傳

○正義曰降下邊暇釋言文明德慎罰康誥文中侯
契握曰若稽古王湯既受命與由七十里起孟子所
云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案契為上公受封舜之
末年又益以土地則當為大國過百里矣而成湯之
起止由七十里蓋湯之前世有君衰弱土地咸削故
至於湯時止有七十里耳以此經責楚之辭而說成
湯有明德而王天下矣明是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
於時楚僭慢王位故告曉之

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傳商邑京

師也箋云極中也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效乃四

方之中正也赫赫乎其出政教也濯濯乎其見尊敬

也王乃壽考且安以此全守我子孫此又用商德重

告曉楚之義○重直商邑至後生○正義曰此又

用反疏責楚之辭言商王之都邑翼翼

然皆能禮讓恭敬誠可法則乃為四方之中正也
赫赫乎顯盛者其出政教之美聲也濯濯乎光明者
其見尊敬如神靈也故商王得壽考且又安寧以保
守我後嗣所生子以我商家之德盛明如此汝何故
敢背叛不從我化乎以楚○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
不識商之明德故告曉之

是遷方斷是虔松栢有挺旅楹有閑寢成孔安傳丸

丸易直也遷徙虔敬也挺長貌旅陳也寢路寢也箋

云棋謂之虔升景山掄材木取松柏易直者斷而遷

之正斷於楹上以為楨與衆楹路寢既成王居之甚

安謂施政教得其所也高宗之前王有廢政教不脩

寢廟者高宗復成湯之道故新路寢焉○斷音短注
同斷陟角反

說文云斫也度其連反爾雅作椽音角椽丑連反
又力館反柔椽物同耳字音鐘俗作易以鼓反下同
椽也沈音倫理也反疏前王有廢於政教不脩寢廟
者高宗既伐荆楚四方無事乃使人升彼大山之上
觀於柏之木九然易直者於是斲斷之於是遷徙
之又方正而斲之於是之時工匠皆敬其事不惰慢
也以及於寢室既成王居之而甚安矣美其能修治
廟復故法也鄭以椽又為椽言王斲於椽上又以
旅為衆唯此為異餘同傳九九至路寢也正義曰
易直者言其滑易而調直也徙謂徙之來歸也度
旅陳釋詁文椽者椽也椽以長為善故椽為長貌王
之所居路寢是寢之尊者故知謂路寢也箋云不解
開義椽為椽之長貌則開為椽之大貌王肅云椽
以松栢為之長無彫鏤也陳列其椽有開大貌○
椽謂至寢焉○正義曰椽謂之椽釋宮文孫炎曰
斲材質也以其方論斲所椽椽不宜言故易傳也

地官山虞云凡邦工入山掄材不禁注云掄猶擇也
此經九九之文在斲遷之上是謂擇取易直者故言
升景山掄材木也言為椽與衆椽則訓旅為衆也以
其方始斲之未宜已為陳列故易傳也居寢所以行
政政不得所王者不安故知居之甚安謂施政教得
其所也今美高宗之能修寢廟明是前王有廢政教
不修寢廟者也按殷本紀盤庚崩弟小辛崩弟小乙
立崩子武丁立盤庚始遷於殷明即為寢廟其不修
者蓋小辛小乙耳未知誰世故不斥言經止有寢耳
箋并言廟考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明亦修廟故
連言之經無廟者詩
人之意主美寢也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那五篇十六章百五十四句

聖訓精義

詩注

第五篇十六章章句第十四回

第六章章句第十六回

第七章章句第十七回

第八章章句第十八回

第九章章句第十九回

第十章章句第二十回

第十一章章句第二十一回

第十二章章句第二十二回

